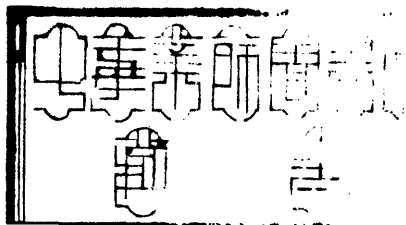


選精文表三

註選進時薛

行印社務服化文國中海上

分類	編號	借期
060	4463	
登記號	697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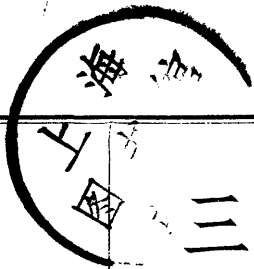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05 84088

薛時進選註

三袁文精選

上海中國文化服務社印行



~~1556233~~

序

本書所選的是明季三袁的文章。

三袁就是袁宗道、宏道、中道兄弟。宗道字伯修，神宗萬歷十四年會試第一，官編修。宏道字中郎，十六歲爲諸生，便結社城南而爲社長，詩名文名滿鄉里。萬歷二十年進士，選爲吳縣知縣，聽斷敏決，閑則與士大夫論詩文，以風雅自命。後歷任順天教授，國子助教，禮部主事，稱病辭歸。久之起故官，移考功員外郎，又遷稽勛郎中。第二次謝病歸後，數月而卒。中道字小修，十餘歲卽能作詩賦，長益豪邁，從兩兄宦游京師，多交四方名士，足跡半天下。萬歷三十五年進士，由徽州教授歷國子博士，南京禮部主事，喜宗天啓四年進爲南京吏部郎中，卒於官。

他們弟兄三人都有很高的才氣，而尤以中郎爲最。中郎的詩文高才逸趣，極盡變化之妙；伯修則稍覺厚拙，小修又間有率易——但雖然如此，他們三位的作品，清新輕雋，婉妙和雅，却都是兼而有之的。

在文學史上，他們被稱爲公安派，主導一個發抒性靈的新文學運動。他們主張無論作詩作文，都應該沉浸在自己的性情裏，然後用了適當的手法把牠調整起來，表現出來。本來，無論任何人，對於世界上的萬事萬物，所感受的都不能盡同，感受既異，說法自然也不能一樣，所以他們力主詩文應該說自己的話，不落他人窠臼。這是對於王世貞李攀龍提倡復古的一個反響。王李因爲想轉變宋元以來凡近的氣習，遂出而主張詩文須取法盛唐，直追漢魏，其動機原不可以一筆抹殺；只爲末流俗套，以剽竊爲能事，生吞活剝，泥古不化，詩文的真正生命幾乎因此斷送。袁氏弟兄心非之而急切加以矯正，使

詩文的真正生命得以持續下去而且日益發展起來。據此而論，他們實可以算是文學史上的功臣了。

本書所選，以文爲限，詩不備錄。編輯此書目的，並非有意提倡而希望由此造成一種風氣；不過文學史上既有過這些作品存在，集而刊之，以供欣賞，要亦不無意義也。是爲序。

編者 一九三六年七月

目錄

卷上 袁伯修文鈔

論文上

論文下

北遊稿小序

西山五記

上方山四記

三聖庵紀遊

岳陽紀行

江上遊紀

一
四
六
八
三
七
八
九

卷中 袁中郎文鈔

敘陳正甫會心集

二

小修詩敘

三

雪濤閣集序

六

敘呂氏家繩集

九

西京稿序

一

行素園存稿引

三

識伯修遺墨後

五

與仙人論性

六

碧暉上人修淨室引

九

廬山募緣小引

四〇

十方院碑記	四一
虎丘	四三
光福	四五
姑蘇臺	四六
百花洲	四七
陰澄湖	四七
荷花蕩	四八
遊惠山記	四八
初至西湖記	五〇
晚遊六橋待月記	五一
斷橋	五一

西陵橋

五二

雨後遊六橋記

五三

孤山

五三

飛來峯

五四

龍井

五五

煙霞石屋

五六

蓮花洞

五六

吳山

五六

雲棲

五七

禹穴

五七

蘭亭

五八

鑑湖	五
宋六陵記	五
吼山	六〇
新安江行記	六〇
釣臺	六一
滿井遊記	六二
高梁橋遊記	六三
抱甕亭記	六四
華山記	六五
華山後記	六七
徐文長傳	六九

醉叟傳……………七二

拙效傳……………七五

卷下 袁小修文鈔

花雪賦引……………七七

淡成集序……………七九

阮集之詩序……………八一

宋元詩序……………八三

中郎先生全集序……………八六

西山十記……………九一

論文上

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也，展轉隔礙，雖寫得暢顯，已恐不如口舌矣，況能如心之所存乎？故孔子論文曰：「辭達而已。」

達不達，文不文之辨也。唐虞三代之文，無不達者。今人讀古書不即通曉，輒謂古文奇奧，今人文筆不宜平易。夫時有古今，語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詫謂奇字奧句，安知非古之街談巷語耶？方言⊖謂楚人稱知曰黨，稱慧曰譎，稱跳曰蹶，稱取曰挺，余生長楚國，未聞此言，今語異古，此亦一證。故史記五帝三王紀，改古語從今字者甚多，疇改爲誰，俾爲使，格姦爲至姦，厥田厥賦爲其田其

賦，不可勝記。左氏①去古不遠，然傳中字句未嘗肖書也。司馬②去左亦不遠，然史記③字亦未嘗肖左也。至于今日，逆數前漢，不知幾千年遠矣。自司馬不能同于左氏，而今日乃欲兼同左馬，不亦謬乎？中間歷晉唐，經宋元，文士非乏，未有公然擗摭古文，奄爲己有者。昌黎④好奇，偶一爲之，如毛穎等傳，一時戲劇，他文不然也。空同⑤不知，篇篇模擬，亦謂反正，後之文人遂視爲定例，尊若令甲，凡有一語不肖古者，卽大怒，罵爲野路惡道。不知空同模擬，自一人創之，猶不甚可厭，迨其後以一傳百，以訛益訛，愈趨愈下，不足觀矣。且空同諸文，尙多己意，紀事述情，往往逼真，其尤可取者，地名官銜，俱用時制。今却嫌時制不文，取秦漢名銜以文之，觀者若不檢一統志，幾不識爲何鄉貫矣。且文之佳惡，不在地名官銜也。司馬遷之文，其佳處在敘事如畫，議論超越，而近說乃云西京⑥以還，封建宮殿，官師郡邑，其名不馴雅，雖子長⑦復出，不能成史，則子長

佳處彼尙未夢見也，而況能肖子長也乎？

或曰：『信如子言，古不必學耶？』余曰：『古文貴達，學達卽所謂學古也，學其意不必泥其字句也。今之圓領方袍，所以學古人之綴葉蔽皮也，今之五味煎熬，所以學古人之茹毛飲血也。何也？古人之意，期于飽口腹，蔽形體，今人之意，亦期于飽口腹，蔽形體，未嘗異也。彼摘古字句入己著作者，是無異綴皮葉于衣袂之中，投毛血于殺核之內也。大抵古人之文，專期于達，而今人之文，專期于不達，以不達學達，是可謂學古者乎？』

①方言書名，對於一名一物，詳其語言之異同，訓詁家多資以考證古義。②左氏，卽左丘明，

所著左傳，述事皆徵國史，故說春秋者必以是爲根據。③司馬，卽漢代大史家司馬遷也，著

有史記。④唐古文家韓愈先世居昌黎，宋追封爲昌黎伯，故世稱之爲韓昌黎。⑤明詩人

李夢陽，號曰空同子。

論文下

薰香者，沉則沉烟，檀則檀氣。何也？其性異也。奏樂者，鐘不藉鼓響，鼓不假鐘音。何也？其器殊也。文章亦然。有一派學問，則釀出一種意見；有一種意見，則創出一般言語。無意見則虛浮，虛浮則雷同矣。故大喜者必絕倒，大哀者必號痛；大怒者必叫吼動地，髮上指冠。惟戲場中，心中本無可喜事，而欲強笑，亦無可哀事，而欲強哭，其勢不得不假借模擬耳。

今之文士，浮浮泛泛，原不曾的然做一項學問，叩其胸中，亦茫然不曾具一絲意見，徒見古人有立言不朽之說，又見前輩有能詩能文之名，亦欲搦管伸紙，入此行市，連篇累牘，圖人稱揚。夫以茫昧之胸，而妄意鴻鉅之裁，自非行乞左馬之側，募緣殘溺，盜竊遺矢，安能寫滿卷帙乎？試將諸公一編，抹去古語陳句，幾不免于曳白矣，其可媿如此。而又號于人曰：『引古詞，傳今事，謂之屬

文。』然則二典①三謨②非天下至文乎？而其所引果何代之詞乎？

余少時喜讀滄溟鳳洲二先生③集，二集佳處固不可掩，其持論大謬，迷誤後學，有不容不辨者。滄溟贈王序謂：『視古修詞，甯失諸理。』夫孔子所云辭達者，正達此理耳，無理則所達爲何物乎？無論典謨語孟④，卽諸子百氏，誰非談理者？道家則明清淨之理，法家則明賞罰之理，陰陽家則述鬼神之理，墨家則揭儉慈之理，農家則敍耕桑之理，兵家則列奇正變化之理，漢唐宋諸名家，如董賈韓柳歐蘇曾王⑤諸公，及國朝⑥陽明⑦荆川⑧，皆理充于腹而文隨之，彼何所見，乃強賴古人失理耶？鳳洲藝苑卮言，不可具駁，其贈李序曰：『六經固理藪已盡，不復措語矣。』滄溟強賴古人無理，而鳳洲則不許今人有理，何說乎？此一時遁辭，聊以解一二識者模擬之嘲，而不知其流毒後學，使人狂醉，至于今不可解喻也。

然其病源，則不在模擬，而在無識。若使胸中的有所見，苞塞於中，將墨不暇研，筆不暇揮，兔起鶻落，猶恐或逸，况有閒力暇晷，引用古人詞句耶？故學者誠能從學生理，從理生文，雖驅之使模，不可得矣。

①二典，尙書中之堯典舜典也。②三謨，尙書中之大禹謨皋陶謨文王謨也。③明李攀龍

號滄溟，王世貞號鳳洲。④典謨語孟，卽二典三謨論語孟子也。⑤漢董仲舒賈誼，唐韓愈

柳宗元，宋歐陽修蘇軾曾鞏王安石，皆古文名家。⑥國朝，卽本朝也，蓋指明朝而言。⑦明

理學家王守仁，號陽明先生。⑧明古文家唐順之，著有荆川集，世稱荆川先生。

北遊稿小序

或曰丘長孺，遊閒公子也。或曰長孺惟游閒公子，其胸中磊塊甚，姑托遊閒以耗磨之。余謂前論得丘肉，後人得丘骨矣，尙未及彼焦腑也。蓋此人焦腑包絡甚密，非飲上池水不可見，不可見則長孺止一游閒公子，何磊塊之有？

若余則見長孺之骨矣，又見長孺之焦腑，又見長孺之真於長孺焦腑之外。

夫長孺焦腑之外，度長孺且不自知，而其交游又安從知之？以長孺所不自知，及交遊無所從知者，而余獨悉知之，而深言之，則聞者不以爲妄，必以爲誇。不如姑論其詩。其詩非漢魏人詩，非六朝人詩，亦非唐初中盛晚①人詩，而丘長孺氏之詩也。非丘長孺之詩，丘長孺也。雖然，以此論長孺詩，以此詩論長孺，俱在焦腑之內，猶長孺所能自知，亦不盡長孺也。

今日晨起櫛罷，長孺北遊稿寄至，余讀一過，爲寫此數行。硯凍人懶，不知便可稱北遊稿序否？不知便可當復丘長孺否？縱欲作書，亦不過「何時更北遊」五字而已。萬歷丙申冬日。

①焦腑，三焦六腑也。三焦者，胃上口以上爲上焦，胃之中脘爲中焦，膀胱上口爲下焦。六腑者胃、胆、膀胱、大腸、小腸是也。②論唐人詩格者，分全唐爲初唐、中唐、盛唐、晚唐四期，謂之四

唐。

西山五記

行昌平道中，風起塵飛，諸峯盡失。午後風定，依沙河岸而西，褰帷一望，葱菁刺眼，心脾頓爽。漸近金山口，巉岩西趨，勢若奔馬。俄儀部王君俞、君繼至，俞君見余喜甚，遂同至臥佛寺。

寺宇不甚宏，兩殿各臥一佛，長可丈餘，其一滲金甚精。門西有石磐，方廣數丈，高亦稱是，無纖毫剝[○]缺。上剏觀音堂，前餘石丈許，周以欄楯。諸公跌坐檻前，忽聞足底作叱叱聲，又類爆豆，予細尋之，乃石磐下有小竇出泉，淙淙琤琤，下擊石底，遂命童子取泉，啜一盞而行。

記二

自觀音堂下穿疎木中，數度石澗，趾漸高，茆屋[○]石垣，蕭然村巷。巷盡見

朱門碧澗，是爲碧雲。③澗深丈餘，作琴瑟響。堂殿依山，從夷入危，歷數百級，乃登佛殿，然苦宮室蔽虧，不堪遠矚。登中貴墳垣，乃及山腰，從上望都城，睥睨可數。復下觀卓錫泉，泉瀉小石澗，東西流注。方池後有亭，旁有洞，池前爲柏垣，垣外竹可一畝，炎日颯颯生寒。泉伏流其間，至香積廚，以手掬飲，清冷徹肌。殿前甃石爲池，金鯽萬頭，翕忽水面，投以胡餅，啜啞有聲。

夜與俞汝成諸公飲法堂右軒，劇談至丙夜。④汝成與余分榻而臥，訊余近日所得。余曰：『賀賀如昨，第稍覺昨非耳。』又問元神與思慮神是一是二。余曰：『元神思慮神總是影子，元神屬靜，思慮屬動，既落動靜二相，便是陰界根塵中物，故玄門所寶爲極則，正禪家所謂重厚昏沉也。』汝成領之。

記三

宿碧雲之次日，櫛罷，卽繞山麓南行。垣內尖塔如筆，無慮數十，塔色正白，

與山隈青靄相間，旭光薄之，晶明可愛。南望朱碧參差，隱起山腰，如堆粉障，導者曰：『此香山寺也。』寺南一山，松蘿竹柏，交羅密蔭，獨異他山。行度橋下，魚朱黑二種，若遊空中，觀已拾級而上，級十倍碧雲，佛殿甚闊壯。大抵西山蘭若，^④碧雪香山相昆季，碧雲鮮，香山古，碧雲精麗，香山魁恢，余笑語同游，若得碧雲爲臥室，香山爲酒樓，豈羨化樂天宮哉？

殿檻外兩山環擁，遠望一亭踞山半，余色動，遂拉俞君李君王君穿磴道，可二里，始至亭。亭曰流憩，下視寺垣，如墮深壑，余仰視山巔，尙插雲霄。少憩，予賈勇復登，俞君從。石屑确确拒足，十步一息。有眠牛正黑色，余取松根叩之，鏗然鳴吼。又數里，達絕頂。俯視垣外，人尺許，馬如羊，左右諸山俱若屏息環衛者。山外北向，層層峯巒，奮迅而出。西望杳杳，有水如白玉玦，疑是桑乾河。俞君謂此遊奇甚，恨不能作蘇門^⑤嘯，令萬岩答響耳。忽山下砲聲振林谷如迅雷，余

大笑，此孫登^④嘯聲也。

坐食頃，俞君思得酒佐倦。余曰：『此中飛鳥不到，酒安得至？』語未竟，一長鬚攀蘿疾登，捷若猿猱，手挈一壺，問之，懼不答，第茫茫左右視，蓋遊客從者失道至此。俞君戲語之：『我乃飛仙，可取酒供養我。』其人計不能脫，以壺踞獻，遂取壺蓋遞飲數巡，探鷓夷之腹，無餘瀝矣。

下飲來青軒，軒前兩腋皆疊嶂環列，對面寬平如砥，芙蓉十里，秔稻千頃，皆在目。

記四

玉泉山距都門可三十里許，出香山寺數里，至山麓，罅泉流匯于澗，漉漉澹人心胸。至華嚴寺，寺左有洞曰翠華，有石牀可憩息，題咏甚多，莓漬不可讀。又有石洞在山腰，若鼠穴，道甚險。一樵兒指曰：『此洞有八百歲老僧。』從者

棄行李爭往觀，呵之不能止。及返，余問：「果有老僧否？」曰：「僧有之，然年止四五十。」迺知樵兒妄語耳。寺北石壁甚巉，泉噴出其下，作裂帛聲，故名裂帛泉。有亭可望西湖，故名望湖。

記五

余與伯典觀裂帛泉畢，將行，余指東一山問寺僧，答云：「甕山。」余誤記石經洞在此，偕伯典探焉。度橋而南，人家傍山，小具池亭，桔槔^①鋤犁，咸置垣下，西湖當前，水田碁布，酷似江南風景。既至山下，僅一敗寺，破屋頽垣，扁曰「圓靜」。一僧作禮甚恭，予問：「石經無恙否？」僧茫然不能對。乃共伯典闢寺後扉，躡山巔。頑石縱橫，無復所謂石經者。僧舍中殘石斷碣，悉經爬搜，有一石類磬，疑洞中物，相與嗟歎久之始歸。暇日偶檢游名山記，石經藏小西天，非甕山也，不覺失笑。

①剗，削也。②茆屋，卽茅屋。③翠雲，寺名。④丙夜，夜半子時也。⑤蘭若，僧人所居處也。乃梵語阿蘭若之省。⑥蘇門，山名，在河南輝縣，孫登嘗隱於此，長嘯自得，今山上有嘯台遺址。⑦孫登，三國魏之隱士。⑧桔槔，汲水之具也。

上方山四記

記一

自烏山口起，兩畔亂峯東澗，遊人如行街中。中有村落，麥田林屋，絡絡不絕。媪婦①牧子，隔籬窺詫，村犬迎人。

至接待庵，兩壁突起粘天，中間一罅。初疑此罅乃狝②穴蛇徑，或別有道達巔，不知身當從此度也。前引僧入罅，乃爭趨就之。至此遊人如行匣中矣。三步一回，五步一折，仰視白日跳而東西，踵屢高屢低。方歎峯之奇，而他峯又復躍出。屢蹠屢歇。抵歡喜台，返觀此身，有如蟹螯郭索③潭底，自汲井中，以身爲

甕，雖復騰縱，不能出欄。其峯巒變幻，有若敵樓者，睥睨欄楯俱備；又有若白蓮花，花下承以黃趺，餘不能悉記也。

記二

自歡喜台拾級而升，凡九折，盡三百餘級，始登毘盧頂。頂上爲寺，一百二十丹碧錯落，嵌入岩際，庵寺皆精絕。蒔花種竹，如江南人家別墅。時牡丹正開，院院紅馥，沾薰游裾。

寺僧爭設供，山肴野菜，新摘便煑，芳香脆美。獨不解飲茶。點黃荅芽代，氣韻亦佳。

夜宿喜庵方丈。共榻者王則之黃昭素也。昭素鼻息如雷，予一夜不得眠。

記三

毘盧頂之右有陡泉望海峯，左有大小摘星峯。

大摘星峯極高，一老僧說峯後有雲水洞，甚奇邃，余遂脫巾襦衣，導諸公行。諸公兩手扶杖，短衣楚楚，相顧失笑。至山腰少憩，則所謂一百二十寺者，一可指數。

予已上摘星嶺，仰視峯頂，陡絕摩天，迴顧不見諸公，獨憩峭壁下。一物攀藤蘿，捷若猿猱，至則面目黧黑，瘦削如鬼，予不覺心動，毛髮悚豎。訊之，僧也。語不甚了了，但指其住處。予尾之行，入小洞中，石牀冰冷，跌坐少頃，僧供黃芽湯，予啜罷，留錢而去，亦不解揖送。

諸公登嶺，皆稱倦矣，呼酒各滿引。黃昭素題名石壁。蛇行食頃，凡四五升降，乃達洞門。入洞數丈，有一穴，甚狹，若甕口。同游雖至羸者，亦須頭腰貼地，乃得入穴。至此始篝火，一望無際。方縱脚行數十步，又忽閉塞。度此則堆瓊積玉，動搖心魂，不復似人間矣。有黃龍白龍懸壁上，又有大龍池，龍盤踞池畔，爪牙

露張，臥佛石獅石燭皆逼真，石鐘鼓樓層疊虛豁，宛然飛閣。僧取石左右擊撞，或類鐘聲，或類鼓聲。突然起立者名曰須彌，燭之不見頂。又有小雪山大雪山，寒乳飛灑，四時若雪。其他形似之屬，不可盡記。大抵皆石乳滴瀝，數千年積纍所成。僮僕至此，皆惶惑大叫，予恐驚起龍神，亟呵止，不得則令誦佛號。篝火垂盡，惆悵而返。

將出洞，命僕敲取石一片，正可作硯山。每出示客，客莫不驚歎爲過崐山靈壁也。

記四

從雲水洞歸，諸公共偃臥一榻上。食頃，予曰：「陡泉甚近，盍往觀？」皆曰：「佳。」遂相挈循澗行。

食頃，至石壁，躍起百餘丈。壁淡黃色，平坦滑澤，間以五彩。壁上有石，若冠

若柱，熟視似欲下墮，使人頭眩。壁腰有一處，巉巉攢結，成小普陀，宜供大士。④其中泉在壁下，泓渟清澈。寺僧云：往有用此水熟腥物者。泉轍伏至誠懺謝，復湧出如常，故相傳稱聖泉。余携有天池茶，命僧汲泉烹點，各盡一甌。布氈磐石，轟飲至夜而歸。

① 饘，餉田食也。饘婦，農家婦也。
② 狽，獸名，猴屬。
③ 郭索，蹠動貌。
④ 大士，觀世音菩薩之稱。

三聖庵紀遊

德勝門①內東偏有公田若干頃，中貴治之！引水爲池以灌。沿池數里，綠楊鬢鬢，②一望無際。

池邊一庵曰三聖，面市背田，門前古木四章，身如青銅，亭亭直上，蒼翠可愛。殿堂不甚崇，然極雅麗。丘長孺曰：「此庵體製及像設俱不俗，酷似江南佛

刹。」

庵西隙地，方廣如庵，豆棚瓜架，楚楚整潔。東行數武，有台高可二丈，台上
有亭。一登此台，則畦隴之參差，林水之掩映，佛宇之稠密，城樓之雄麗，攢簇目
前。

庵主秦人，王則之同里也，治齋菽。①亭上，邀則之及予輩適。几上有圓覺
經，乃取首章相商證。庵主從旁挽奪話柄，刺刺不休。予語之曰：「此經開卷便
說妄認四大爲自身相，六塵緣影爲自心相，師止有一心一舌頭，已被佛打得
粉碎，更將何物講經？」僧不能答，乃不敢復言。

諸公是日快談至暮，彼發一疑，此送一難，不能悉記矣。

①德勝門，北平城內之城門。

②鬢鬢，毛髮下垂也。

③蔬食曰齋。菽，菜也。

岳陽紀行

從石首^①至岳陽^②，水如明鏡，山似青螺。篷窗下，飽看不足。最奇者，墨山僅三十里，舟行二日，凡二百餘里，猶盤旋山下。日朝出於斯，夜沒於斯，旭光落照，皆共一處。蓋江水縈迴墨山中，故帆檣繞其腹背，雖行甚駛^③，祇覺濡遲耳。過岳陽，欲遊洞庭^④，爲大風所尼。季弟小修秀才，爲詛柳秀才^⑤文多謔語。薄暮風極大，撼波若雷，近岸水皆揉爲白沫，舟幾覆。季弟曰：「豈柳秀才報復耶？」余笑曰：「同袍相調，常事耳。」因大笑。

明日，風始定。

①石首，縣名，屬湖北。

②岳陽，縣名，屬湖南。

③駛，疾速也。

④洞庭，爲我國第一大湖。

⑤

柳秀才，指唐古文家柳宗元。

江上遊紀

蜀江數千里，奔瀉至吾邑，洶湧澎湃，如決囊而東。平沙一望，浩白粘雲。明

月之夕，翻金鼓玉，凌轢目睛。估客舟檣，畏水險急，不敢泊此。貿易既絕，民居亦少。以其近城而去居人遠，故邑之士大夫得以遊而樂焉。

長隄以內，是爲艾家堰。堰背城面市，左江右湖，煙水交羅，地更闐寂。中有亭址，方十餘丈。余與諸公看月江上，閒步至此。惟學舅歎曰：「嗟乎！此故鴻臚○何君空明亭也。何君在時，狎客滿座，絲肉○喧闐，不二十餘年，而其歌舞台榭，卑者蕩爲流水，高者續爲長隄，又况敬容之殘客與？」

惟學舅習鴻臚，用是感歎實深。然余邑爲江水齧，變遷日甚。每一出遊，則江上屋廬，故態十易其四五。猶記少時隨大人往儒學，便道謁二聖寺及武侯祠，出城尚七八里。今江流割城而行，往日遊觀之地，皆爲蛟龍窟宅。更歷十餘年，甯復知有孱陵城者乎？

嗟夫！知今日之陵必他日之谷，卽知今日之身，他日之塵與土也。世之忙

忙爲千歲之憂者，見此變換之城郭與夫代謝之流水，憂得無少瘳與？

癸巳十一月二日記。

○鴻臚，官名，掌贊導相禮之職。

○絲竹曰絲，歌喉曰肉。絲肉者，絲竹歌唱之聲也。

敘陳正甫會心集

世人所難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態，雖善說者不能下一語，唯會心者知之。今之人慕趣之名，求趣之似，于是有辨說書畫，涉獵古董以爲清，寄意玄虛，脫迹塵紛以爲遠。又其下則有如蘇州之燒香煮茶者，此等皆趣之皮毛，何關神情？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學問者淺。當其爲童子也，不知有趣，然無往而非趣也。面無端容，目無定睛，口喃喃而欲語，足跳躍而不定，人生之至樂，真無踰於此時者。孟子所謂「不失赤子」，老子所謂「能嬰兒」，蓋指此也。——趣之正等正覺最上乘也。山林之人無拘無縛，

得自在度日，故雖不求趣而趣近之。愚不肖之近趣也，以無品也，品愈卑故所求愈下，或爲酒肉，或爲聲伎，率心而行，無所忌憚，自以爲絕望于世，故舉世非笑之不顧也，此又一趣也。迨夫年漸長，官漸高，品漸大，有身如梏，有心如棘，毛孔骨節，俱爲聞見知識所縛，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遠矣。

余友陳正甫，深于趣者也，故所述會心集若干人，趣居其多。不然，雖介若伯夷，高若巖光，不錄也。噫，孰謂有品如君，官如君，年之壯如君，而能知趣如此者哉？

①伯夷，殷之遺民，與弟叔齊羞食周粟，餓死首陽山。
②巖光，字子陵，東漢光武帝之同學好友，光武卽位，變姓名隱於富春江畔。

小修詩敘

弟小修詩散逸者多矣，存者僅此耳。余懼其後逸也，故刻之。

弟少也慧，十歲餘卽著黃山雪二賦，幾五千餘言，雖不大佳，然刻畫釘釘，
傳以相如。太冲之法，視今之文士矜重以垂不朽者，無以異也。然弟自
厭薄之，棄去。顧獨喜讀老子莊周列禦寇諸家言，皆自作註疏，多言外趣，旁及
西方之書，教外之語，備極研究。

既長，膽量愈廓，識見愈朗，的然以豪傑自命，而欲與一世之豪傑爲友。其
視妻子之相聚，如鹿豕之與羣而不相屬也；其視鄉里小兒，如牛馬之尾行而
不可與一日居也。泛舟西陵，走馬塞上，窮覽燕趙齊魯吳越之地，足跡所至，幾
半天下，而詩文亦因之以日進。大都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
不肯下筆。有時情與境會，頃刻千言，如水東注，令人奪魂。其間有佳處，亦有疵
處，佳處自不必言，卽疵處亦多本色獨造語。然予則極喜其疵處，而所謂佳者，
尙不能不以粉飾蹈襲爲恨，以爲未能盡脫近代文人氣習故也。

蓋詩文至近代而卑極矣，文則必欲進于秦漢，詩則必欲準于盛唐，剿襲模擬，影響步趨，見人有一語不相肖者，則共指以爲野狐^④外道。曾不知文準秦漢矣，秦漢人曷嘗字字學六經歟？詩準盛唐矣，盛唐人曷嘗字字學漢魏歟？秦漢而學六經，豈復有秦漢之文？盛唐而學漢魏，豈復有盛唐之詩？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所以可貴，原不可以優劣論也。

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則必不可無，必不可無，雖欲廢焉而不能。雷同則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則雖欲存焉而不能。故吾謂今之詩文不傳矣，其萬一傳者，或今閨閣婦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類，猶是無聞無識，眞人所作，故多眞聲，不效顰於漢魏，不學步於盛唐，任性而發，尙能通于人之喜怒哀樂嗜好情慾，是可喜也。

蓋弟旣不得志於時，多感慨，又性喜豪華，不安貧窘，愛念光景，不受寂寞，

百金到手，頃刻都盡，故嘗貧。而沈湎嬉戲，不知樽節，故嘗病。貧復不任貧，病復不任病，故多愁。愁極則吟，故嘗以貧病無聊之苦，發之於詩，每每若哭若罵，不勝其哀生失路之感，予讀而悲之。大概情至之語，自能感人，是謂真詩可傳也。而或者猶以太露病之，曾不知情隨境變，字逐情生，但恐不達，何露之有？且離騷一經，忿懣之極，黨人偷樂，^⑤衆女謠啄，^⑥不揆中情，信讒齎怒，^⑦皆明示唾罵，安在所謂怨而不傷者乎？窮愁之時，痛哭流涕，顛倒反覆，不暇擇音，怨矣寧有不傷者。且燥濕異地，剛柔異性，若夫勁質而多懣，峭急而多露。是之謂楚風，又何疑焉。

① 釘餽，黏果列於席上而不食者，後以喻文字之堆砌。

② 司馬相如，字長卿，漢之賦家。

③

太冲，晉詩人左思之字，亦善作賦。

④ 野狐，禪家稱外道爲野狐禪。

⑤ 離騷經：「惟夫黨人」

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

⑥ 離騷經：「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啄謂余以善謠。」

⑦ 離

騷經：「荃不察余之衷情兮，反信讒而齋怒。」按齋音妻，炊舖疾也。

雪濤閣集序

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時使之也。妍媸之質，不逐日而逐時。是故草木之無情也，而鞞紅鶴翎不能不改觀于左紫溪緋，唯識時之士爲能隄其隕而通其所必變。

夫古有古之時，今有今之時，襲古人語言之迹而冒以爲古，是處嚴冬而襲夏之葛者也。騷之不襲雅也，雅之體窮于怨，不騷不足以寄也。後之人有擬而爲之者，終不肖也。何也？彼直求騷于騷之中也。至蘇李[○]述別及十九[○]等篇，騷之音節體致皆變矣，然不謂之真騷不可也。

古之爲詩者，有泛寄之情，無直書之事，而其爲文也，有直書之事，無泛寄之情，故詩虛而文實。晉唐以後，爲詩者，有贈別，有敘事，爲文者，有辨說，有論敘，

架空而言，不必有其事與其人，是詩之體已不虛，而文之體已不能實矣。古人之法，顧安可概哉？

夫法因于敝而成于過者也。矯六朝駢麗釘餛之習者以流麗勝，釘餛者固流麗之因也，然其過在輕纖。盛唐諸人以闊大矯之，已闊矣，又因闊而生莽，是故續盛唐者以情實矯之。已實矣，又因實而生俚，是故續中唐者以奇僻矯之。然奇則其境必狹，而僻則務爲不根以相勝，故詩之道至晚唐而益小，有宋歐蘇^⑤輩出，大變晚習，于物無所不收，於法無所不有，於情無所不暢，於境無所不取，滔滔莽莽，有若江河，今之人徒見宋之不唐法，而不知宋因唐而有法者也。如淡非濃，而濃實因于淡，然其敝至以文爲詩，流而爲學理，流而爲歌訣，流而爲偈誦，詩之弊又有不可勝言者矣。

近代文人始爲復古之說以勝之。夫復古是已，然至以剽襲爲復古，句比

字擬，務爲牽合，棄目前之景，撫腐濫之辭，有才者詘于法而不敢自伸其才，無之者拾一二浮泛之語，幫湊成詩，智者牽於習而愚者樂其易，一唱億和，優人騶從，共談雅道，吁！詩至此抑可羞哉！夫卽詩而文之爲弊，蓋可知矣。

余與進之遊吳以來，每會必以詩文相勵，務矯今代蹈襲之風。進之才高識遠，信腕信口，皆成律度，其言今人之所不能言，與其所不敢言者。或曰：『進之文超逸爽朗，言切而旨遠，其爲一代才人無疑。詩窮新極變，物無遁情，然中或有一二語近平近俚近俳何也？』余曰：『此進之矯枉之作，以爲不如是，不足矯浮泛之弊而闢時人之目也。然在古亦有之，有以平而傳者，如睡在眼前人不見之類是也。有以俚而傳者，如一百饒一下，打汝九十九之類是也。有以俳而傳者，如迫窘詰曲幾窮哉之類是也。古今文人爲詩所困，故逸士輩出，爲脫其粘而釋其縛。不然，古之才人，何所不足，何至取一二淺易之語，不能自捨，

以取世嗤哉？執是以觀，進之詩其爲大家無疑矣。」

詩凡若干卷，文凡若干卷，編成，進之，自題曰雪濤閣集，而石公袁子爲之敘。

○蘇武李陵有贈答詩，相傳爲五言詩之祖。

○十九，卽古詩十九首。

○歐蘇，卽歐陽修蘇

軾，並爲宋代大文學家，古文詩詞俱佳。

敘高氏家繩集

蘇子瞻○酷嗜陶令○詩，貴其淡而適也。凡物釀之得甘，炙之得苦，唯淡也不可造，不可造，是文之真性靈也。濃者不復薄，甘者不復辛，唯淡也無不可造，無不可造，是文之真變態也。風值水而漪生，日薄山而嵐出，雖有顧吳，不能設色也，淡之至也。元亮○以之。東野○長江○欲以人力取淡，刻露之極，遂成寒瘦。香山○之率也，玉局○之放也，而一累于理，一累于學，故皆望岫焉而却。

其才非不至也，非淡之本色也。

里高氏世有文譽，而遂溪公尤多著述，前後爲令不及數十日，輒自罷去。家甚貧，出處志節，大約似陶令，而詩文之淡亦似之。非似陶令也，公自似也。公之出處，超然世味，似公之性。公之性，真率簡易，無復雕飾，似公之文。若詩，故曰公自似者也。今之學陶者，率如響揚，其勾畫是也，而韻致非，故不類。公以身爲陶，故信心而言，皆東籬^①也。余非謂公之才遂超東野諸人，而公實淡之本色，故一往所詣，古人或有至有不至耳。

余束髮已知嚮慕公，近者吳川公梓其家集，始獲盡公及高氏三世之藏。吳川公者，公仲子，高才邃學，先兄庶子之師也。爲令以伉直著聲，閱數月亦去，遵先轍也。懷公集三十年，出入必俱，今春始成帙，遂以先大父孝廉公三詩賦冠首，而已所著若干卷綴其後。孝廉公之生甫二十有二歲，才思澎湃，如川之



方至。吳川與出機軸，氣雋語快。博于取材而藻于屬辭，比之遂溪，蓋由淡而造于色態者，所謂秋水芙蓉也。昔陶氏五男，不好紙筆，而遂溪之後，雲蔚霞起，豈黃頭歷齒所敢望哉？王元禮論家門集曰：『史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擢氏雕龍，父子三世。」然未有七葉之中，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余邑不能文而恥言文，最爲惡習，獨品能世擅其業，噫，彼安知烏衣諸郎爲史所艷稱若此也。

①蘇軾，字子瞻。

②陶令，卽晉代大詩人陶潛，字淵明，一名元亮，曾爲彭澤縣令，故稱陶令。

③參看註二。

④東野，唐詩人孟郊之字。

⑤長江，卽唐詩人賈島。島嘗官長江主簿，故稱賈長江。

長江。

⑥香山，唐詩人白居易，嘗居香山，號曰香山居士。

⑦宋祠官有玉局觀提舉，蘇軾曾

爲此官，故亦稱軾爲玉局。

⑧「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爲陶潛名句。

西京稿序

往余長五湖，徽之治去湖近。時從墨客所見徽之詩，近代高手也。已居燕，結社葡萄棚下，諸韻士日課方外言，以詩爲塵務，不暇構也。徽之既校秦士，坐臯比，○談六經，擯異端，而後騷賦固其職。余適以拔士入秦，不同職而同具，蓋於此道列戟矣。場屋後，徽之偕余入韋曲，○寄宿玄奘塔下。徽之手出一編，微言醒語，與終南○雪色爭秀。余笑曰：『此非彝倫堂上物也。』夫詩以趣爲主，致多則理詘，此亦一反。然余嘗讀堯夫○詩，路近趣遙，力敵斜川○而紫陽○去廬山，以不見三疊新泉爲恨，千里乞繪，以快一觀，此其高韻，未可與深衣古摺道也。徽之詩秀潤道逸，如晴嵐之釀色。秦士之文，質而少致，試以徽之之色貸之，水清石碧矣。

○臯比，虎皮也。晉張載嘗坐臯比講易經。

○韋曲，地名，在陝西長安縣南。

○終南，山名，在

陝西。

○堯夫，宋理學家邵雍之字，最深思理，亦善爲詩。

○斜川，蘇軾子蘇過之別號，過詩

畫俱佳。⑥紫陽，宋理學家朱熹之別號。

行素園存稿引

物之傳者必以質。文之不傳，非曰不工，質不至也。樹之不實，非無花葉也；人之不澤，非無膚髮也；文章亦爾。

行世者必真，悅俗者必媚，真久必見，媚久必厭，自然之理也。故今之所刻畫而求肖者，古人皆厭離而思去之。古之爲文者，刊華而求質，敝精神而學之，惟恐真之不極也。博學而詳說，吾已大其蓄矣，然猶未能會諸心也。久而胸中渙然，若有所釋焉，如醉之忽醒，而漲水之思決也。雖然，試諸手猶若掣也。一變而去辭，再變而去理，三變而吾爲文之意忽盡，如水之極於澹，而芭蕉之極於空，機境偶觸，文忽生焉。風高響作，月動影隨，天下翕然而文之，而古之人不自以爲文也。曰是質之至焉者矣。大都入之愈深，則其言愈質；言之愈質，則其傳

愈遠。

夫質猶面也，以爲不華而飾之朱粉，妍者必滅，媸者必增也。噫，今之文不傳矣。嘉隆○以來，所爲名工哲匠者，余皆誦其詩讀其書，而未有深好也。古者如膺，才者如莽，奇者如吃，模擬之所至，亦各自以爲極，而求之質無有也。最後及得定之方，先生集讀之，三復而嘆曰：『質在是矣。』有長慶○之實，無其俗；有濂洛○之理，無其腐。百世而後，歸然獨傳者，非先生也耶？先生今年九十有四，而精神不衰，其爲詩文也益適。夫質者，道之幹也，載於言則爲文，表於世則爲功，葆於身則爲壽，三者皆先生所餘，似未足以盡先生也。豈古所稱得道者，而余何足以知之！

○嘉靖隆慶，爲明世宗及穆宗之年號。

○唐詩人元稹著有長慶集，故亦稱元稹曰長慶。

○宋理學家周敦頤號曰濂溪先生，其弟子程頤程顥兄弟係洛陽人，亦皆理學名家，世合稱

之爲濂洛。

識伯修遺墨後

伯修酷愛白蘇^①二公，而嗜長公^②尤甚。每下直，輒焚香靜坐，命小奴伸紙，書二公閒適詩，或小文或詩餘一二幅，倦則手一編而臥，皆山林會心語，近癩近放者也。余每過抱甕亭，卽笑之曰：『兄與長公真是一種氣味。』伯修曰：『何故？』余曰：『長公能言，吾兄能嗜，然長公垂老玉局，吾兄直東華，事業方始，其不能行一也。』伯修大笑，且曰：『吾年止是東坡守高密時，已約寅年入山，彼時才得四十三歲，去坡翁玉局尙二十餘年，未可謂不能行也。昔樂天七十致仕，尙自以爲達，故其詩云：「達哉達哉白樂天，」此猶白頭老寡婦以貞驕人，吾不學也。』因相與大笑。未幾而伯修下世。嗟乎，坡公坎軻嶺外，猶得老歸陽羨，樂天七十罷分司，優游履道尙十餘年，使吾兄幸而躋下壽，長林之下，

兄倡弟和，豈二公所得比哉？弟自壬辰得第，宦轍已十三年，然計居官之日，僅得五年，山林花鳥，大約倍之，視兄去世之年，僅餘四載。夫兄以二老爲例，故以四十歸田爲早，若弟以兄爲例，雖卽今不出，猶恨其遲也。世間第一等便宜事，真無過閒適者，白蘇言之，兄嗜之，弟行之，皆奇人也。甲辰閏九月九日，弟宏道書于梔子樓。

○白蘇卽唐詩人白居易字樂天，宋詩文名家蘇軾字子瞻號東坡。
○蘇軾爲蘇洵之長子，故稱長公。

與仙人論性

讀吳觀我問答文字，知師卓識玄旨，斷斷乎以形神俱妙爲期。下土賤士，踴躍慶幸之不暇，何敢妄置一辭？雖然，洪鐘法鼓，不叩不鳴；浮漚細沫，巨海不擇。試竭蛙腸，敢陳虜論。

夫心者，萬物之影也；形者，幻心之托也；神者，諸相之元也。生死屬形，去來屬心，細微流注屬心。形有生死，心無生死；心有去來，神無去來；形如箕，然諸仙赴箕，偶爾一至，箕之成壞，無與於仙。若使爲仙者認箕爲我，必欲使之堅固不壞，則亦愚惑甚矣。

心雖不以無物無，然必以有物有。譬之神若無箕，則無所托，因問有對，因塵有想，因異同有分別。此心無前塵，與瓦石無異，故曰妄言。妄者，言其謬妄不實，如俗言說謊扯淡是也。神者，變化莫測，寂然自由之謂。然莫測卽測，自由亦自，自卽有所由，是何物。極而言之，亦是心形鍊極所現之象，雖脫根塵，實不離根塵。

經曰：湛入合湛，歸識邊際是也。識卽神也。玄沙云：縱汝到秋潭，月影靜夜鐘聲，隨叩擊以無虧，逐波濤而不散，由是生死岸頭，正是止此神識，此識生天

請

生地，生人生物，不識不知，自然而然。從上大仙，皆是認此識爲本命元辰，所以箇箇墮落有爲趣中，多少豪傑，被其沒溺，可不懼哉？

然除却箕，除却形，除却心，除却神，畢竟何物爲本命元神，弟子至此，亦眼
燈，豎未免借註脚於燈架筆架去也，笑笑。夫師現今有知，所不足者非身也，
一靈真性，亙古亙今，所不足者非生也。毛孔骨節，無處生佛，是謂形妙。貪嗔慈
惡，無念非佛，是謂神妙。天堂地獄，無情有情，無佛非佛，是謂拔宅飛身。但恐師
未到此境界耳。若透此關，我身我心，我神皆如鏡中之影，水上之沫，有何閒圖，
庶爲他計算長久哉？

一切計較皆緣見性未真，誤以神識爲性，既誤認神，便未免認神之軀殼，
既誤認軀殼，便將形與神對，性與命對，故曰性命雙修，形與神對，故曰形神俱
妙。種種過計，皆始於此。若夫真神真性，天地之所不能載也，淨穢之所不能遺

也，萬念之所不能緣也，智識之所不能入也，豈區區形骸所能對待者哉？

○箕用向陽桃枝製，若鼎足之形，請仙者用符呪焚香叩請，仙一至，箕隨手動，詩聯賦詞無所不作，稱爲扶乩。

碧暉上人修淨室引

淨寺有僧二，其一余不知名，亦不識面貌，每日以沉湎爲工課。凡所得斗米尺布，盡以沽酒，酒酣則拳兩手相角，左勝則左手持杯飲，右亦如之。或指草束木椿，相對嫚罵，或唱或哭，或作官府叱喝之聲，或爲皂隸，坐復跪，跪復坐，喧呼不達旦不休。室中一破竈，一折脚床，經年不見人，唯酒盡間出一募化而已。寺僧惡之甚，余獨喜之，呼爲酣聖。夜深無聊，嘗與諸友穴窺竊聽以爲樂。其一卽碧暉，暉貌若老嫗，兒童呼爲碧婆。持其斷葷，不飲酒，愛登山，雖猱宮鬼穴，務窮其勝，嘗從余于天目白嶽，以此知之。性喜收茶供賓客。聽經二期，入西洞庭。

一，登天台，二，涉潮音洞，三，余嘗戲謂暉，他時見閻羅，脚色甚好，看閻羅決定饒你，暉然之，以此一意行脚。雖其履歷與酣聖大不相類，然身心輕快，無室無徒，頗亦同之。近日始有教之修淨室，學坐禪者，余謂碧暉自此多事矣。昔余鄉有一匠，篋中常貯數金，鰥居二十年，無日不飲酒，謔歌，余作秀才時，與之爲浪友。後因年饑，有諷其娶妻者，匠利其值，少取之，不一二年，憔悴欲死，朝夕奔波，無糊口之策，始悔其妻之多也。碧暉爾無以菴爲若悔哉！暉攢眉曰：『是是。』然此諸檀越，意也，暉不敢拂，敢告之居士長者，共樂成之。雖然，暉若無菴，他日余輩過西湖，安得好茶，是可菴也夫，是可施也夫。

○檀越，亦作檀那，梵語，謂布施也。又施主亦稱檀越。

廬山募緣小引

匡廬之勝，峯爲五老，泉爲瀑布，巖爲獅子文珠，澗爲青玉峽，玉困潭，至於

幽林邃壑，迂回曲折，則天池獨臻其奧。余自丁酉來，入名山者五，五泄以瀑勝，天目齊雲以石勝，盤山紅螺奇嶮極矣，要以巖壑勝，而匡廬皆奄有之。所至之地，驚心駭目，計此山之石之瀑之巖壑煙蠻，分身作千百山，猶當與天台雁宕爭勝也。

天池僧某者，所往必向導余，一石一勺皆能言其目，詳其委。余往入山，有白首不能名一坵者；少年上人獨能耽心水石，此一快也。

山中每年末，具合山供，禪者適隸其職。同行數衲爲余言，余囊適竭不能具檀。自惟蘄鄂去匡爲近，又余及孟常兄弟及吳臯倩在焉，而禪者所職得三十千青銅可辦，當不惜也。因爲述匡山之勝，併以此意達之。

十方院碑記

阜成門○迤北三里許，爲正義坊，坊北數武，有十方禪院，相傳爲北禹菴。

萬歷[○]初，有大力者奪而園之。于時五臺陸公，捐資首倡，歸其值，堂其趾，畚築之餘，得殘碑尺許，有貞觀[○]年月及北留寺記等字，然後知其爲唐寺也。

乙巳之秋，余與鄰虛居士，夜話其中。主者爲歷山舜老，古樸沉默，與余兩人語，若有會也。於時環堵蕭然，塵土滿榻，像設不甚具。戊申秋，余復來遊，門廊殿廡，爛焉一新，僧寮井井，日具千僧，供無不辦者，余因是而嘆師之苦心，殆有過于賢士大夫者也。

自余計偕來，幾二十年，見京師之巷陌井里，日頽一日，而諸開士之舍及園內外園亭，工麗殆非皆有。未央之殿，窮歲月不能辦一石一木，而諸禪刹之締造如雨。一二大臣，叫闥伏闕，不能爲民請旦夕之命，而掖庭功德之錢，絡繹於道。捐江海而陸注之，是何士大夫之所難者，方外遊衲，顧獨易之耶？噫！國不可爲不虛，民不可爲不窮，百姓之膏填谿壑，而惟恐其不足，六軍之士，枕戈枵

腹，而分衛不憂，鉢僧之所以致此者，必有道，而享是供者，亦當思片礫之不易致，粒米之不易消，毋以晏安而忘行業，庶不爲士大夫所呵也。

○阜成門，北平內城之城門。

○萬曆，明神宗之年號。

○貞觀，唐太宗之年號。

虎丘

虎丘去城可七八里，其山無高巖邃壑，獨以近城故，簫鼓樓船，無日無之。凡月之夜，花之晨，雲之夕，游人往來，紛錯如織，而中秋爲尤勝。每至是日，傾城闔戶，連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蔀屋，莫不靚粧麗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間。從千人石上至山門，櫛比如鱗，檀板丘積，樽壘雲瀉，遠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鋪江上，雷輓電霍，無得而狀。布席之初，唱者千百，聲若聚蚊，可不辯識。分曹部署，競以歌喉相鬥，雅俗旣陳，妍媸自別。未幾而搖頭頓足者，得數十人而已。已而明月浮空，石光如練，一切瓦釜，寂然停聲。屬而和者，纔三四輩。一簫一寸管，一

人緩板而歌，竹肉相發，清聲亮徹，聽者魂銷。比至夜深，月影橫斜，荇藻凌亂，則簫板亦不復用。一夫登場，四座屏息，音若細髮，響徹雲際。每度一字，幾盡一刻，飛鳥爲之徘徊，壯士聽而下淚矣。

劍泉深不可測，飛巖如削。千頃雲得天池，諸山作案，巒壑競秀，最可觴客。但過午則日光射入，不堪久坐耳。文昌閣亦佳，晚樹尤可觀。面北爲平遠堂，舊址空曠無際，僅虞山一點在望。堂廢已久，余與江進之謀所以復之，欲祠韋蘇州。○白樂天○諸公于其中，而病尋作，余旣乞歸，恐進之興亦闌矣。山川興廢，信有時哉！

吏吳兩載，登虎丘者六，最後與江進之方子公同登，遲月生公石上。歌者聞令來，皆避匿去。余因謂進之曰：『甚矣，烏紗之橫，皂隸之俗哉！他日去官，有不聽曲此石上者如月。』今余幸得解官，稱吳客矣。虎丘之月，不知尙識余言。

否耶？

○唐詩人韋應物，曾任蘇州刺史，世稱韋蘇州。

○唐詩人白居易，字樂天。

光 福

光福一名鄧尉，與玄墓銅坑諸山相連屬。山中梅最盛，花時香雪三十里。其下爲虎山橋，兩峽一溪，畫巒四匝。有湖在其中，名曰西崦湖，闊三十餘里。亂流而渡，至青芝山，足林壑尤美。山前長堤一帶，幾與湖埒。堤上桃柳相間，每三月時，紅綠燦爛，如萬丈錦。落花染成湖水，作胭脂浪，畫船簫鼓，往來湖上。堤上妖童麗人，歌板相屬，不減虎林西湖。寺僧爲余言：董氏創此堤，費不下百萬錢。時年饑甚，民無所得粟，董氏令載土一舟者，得米數斗，旬日之內，土至如山，遂成大堤。山間蒼松萬餘，樓閣臺榭，宛然圖畫。柏屏蘿幄，在在有之。碧欄紅亭，與白波翠巘相映發，山水園池之勝，可謂兼之矣。

嗟夫，此山若得林和靖，○倪雲林一二輩，粧點其中，豈不人與山俱勝哉？奈何層巒疊嶂，不以宅人而以宅鬼，悲夫！

○宋詩人林逋，隱於西湖之孤山，卒諡和靖。○元末畫家倪瓚，隱於太湖，自號雲林居士。

姑蘇臺

胥門城上有小石亭一間，去門數武。俗說姑蘇臺舊址在此。余攷諸書俱不類。吳越春秋云：「闔閭○春夏治於姑蘇之臺，日食鮪山，晝遊蘇臺。」越絕書云：「胥門外有九曲路，闔閭造以遊姑蘇之臺。」洞冥記云：「吳王夫差○築姑蘇之臺，三年乃成，周旋詰曲，橫互五里。」山水記云：「姑蘇臺作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吳地記云：「闔閭十一年，起臺於姑蘇山，因山爲名。去國五里，夫差復高而飾之。」由此觀之，臺倚山枕流，峻絕人境，當在踞湖胥山之間矣。

○闔閭，春秋時吳王，爲越所敗，傷而死。

○夫差，闔閭之子，破越，威震中國。越王臥薪嘗胆，卒

將夫差擊敗，遂自刎死。

百花洲

百花洲在胥盤二門之間，余一夕從盤門出，道逢江進之問：『百花洲花盛開否？盍往觀之。』余曰：『無他物，惟有二三十糞艘，鱗次綺錯，氤氳數里而已矣。』進之大笑而別。

陰湖澄

絲潼子門下船，北去一里，爲陰澄湖。湖三面受風，每盛夏時，遊舟綺錯，日不下百餘艘。玉腕青眉，嬌歌緩板，來往羅箔中，亦勝遊也。王百穀曰：『湖上有龍王祠，陰澄蓋應澤之訛云。』

丙申六月，與顧靖甫放舟湖心，披襟解帶，涼風颯然而至。西望山色出城

頭如髻，揮塵高談，不知身之爲吏也。少頃，郵者報臺使者至，寶帶橋。客主倉惶，未能成禮而別。

荷花蕩

荷花蕩在葑門外，每年六月廿四日，遊人最盛。畫舫雲集，漁刀小艇，僱覓一空。遠方遊客至，有持數萬錢無所得舟，蝻旋^①岸上者。舟中麗人，皆時裝淡服，摩肩簇鳥，汗透重紗如雨。其男女之雜，燦爛之景，不可名狀。大約露幃則千花競笑，與袂則亂雲出峽，揮扇則星流月映，聞歌則雷輶濤趨。蘇人遊冶之盛，至是日極矣。

①蝻，即蟻字。

遊惠山記

余性疎脫，不耐羈鎖，不幸犯東坡^①半山之癖，每杜門一日，舉身如坐熱

爐。以故雖霜天黑月，紛龐冗雜，意未嘗一刻不在賓客山水。

余既病痊，居錫城，門絕履跡，盡日帷以讀書爲事。然書淺易者既不足觀，艱深者觀之復不快人。其他如史記、杜詩、水滸傳、元人雜劇暢心之書，又皆素所屬厭。且病餘之人，精神眼力幾何，焉能兀兀長手一編。鄉有朱叟者，善說書，與俗說絕異，聽之令人脾健。每看書之暇，則令朱叟登堂，娓娓萬言不絕，然久聽亦易厭。

余語方子公，此時天氣稍暖，登臨最佳，而此地去惠山最近。因呼小舟，載兒子開與俱行。茶鐺未熱，已至山下。山中僧房極精邃，周迴曲折，窈若深洞。秋聲閣遠眺尤佳。眼目之昏曠，心脾之困結，一時遣盡。流連閣中，信宿始去。始知眞愈病者，無踰山水、西湖之興，至是益勃勃矣。

○宋蘇軾號東坡居士。

初至西湖記

從武林門而西，望保叔塔，突兀層崖中，則已心飛湖上也。午刻入昭慶，茶畢，卽棹小舟入湖。山色如娥，花光如頰，溫風如酒，波紋如綾，纔一舉頭，已不覺目酣神醉。此時欲下一語描寫不得，大約如東阿王夢中初遇洛神[○]時也。余遊西湖始此，時萬歷丁酉二月十四日也。

昭同子公渡淨寺，覓阿賓舊住僧房，取道由六橋岳墳石徑塘而歸。草草領略，未及徧賞。

次早得陶石簣帖子，至十九日，石簣兄弟同學佛人王靜虛至，湖山好友，一時湊集矣。

○昭慶，寺名。

○魏東阿王曹植求甄氏女不遂，其父曹操以甄女與長子曹丕，植甚不平。後

丕立爲帝，甄后爲郭后讒死，丕以甄后遺物玉鏤金帶枕賜植，植感而泣。息洛水上，夢見甄氏

來會，遂作感賦。甄後甄后之子明帝，令改爲洛神賦。按洛神卽宓妃，相傳宓犧氏之女，溺于洛水，遂爲斯水之神云。

晚遊六橋待月記

西湖最盛，爲春爲月。一日之盛，爲朝烟，爲夕嵐。今歲春雪甚盛，梅花爲寒所勒，與杏桃相次開發，尤爲奇觀。石簣數爲余言，傅金吾園中梅，張功甫家故物也，急往觀之。余時爲桃花所戀，竟不忍去湖上。由斷橋至蘇堤一帶，綠烟紅霧，瀰漫二十餘里。歌吹爲風，粉汗爲雨，羅紈之盛，多于堤畔之草，豔冶極矣。然杭人遊湖，止午未申三時。其實湖光染翠之工，山嵐設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陽未下，始極其濃媚。月景尤不可言。花態柳情，山容水意，別是一種趣味。此樂留與山僧遊客受用，安可爲俗士道哉？

斷橋

望湖亭接斷橋一帶，堤甚工緻，比蘇堤尤美。夾道種緋桃垂楊芙蓉山茶之屬二十餘種。堤邊白石砌如玉，布地皆軟沙。杭人曰：「此內使孫公所修飾也。」此公大是西湖功德主，自昭慶淨慈龍井及山中菴院之屬，所施不下百萬，余謂白蘇①二公，西湖開山古佛，此公異日伽藍②也。腐儒幾敗乃公事，可厭可厭。

①白蘇，即唐詩人白居易，宋文學家蘇軾。
②伽藍，佛教之護法神也。

西陵橋

西陵橋一名西林，一名西泠，或曰，即蘇小①結同心處也，余因作詩弔之。方子公曰：「數聲漁笛知何處，疑在西泠第一橋。」陵作泠，蘇小恐誤。「余曰：「管不得，只是西陵便好。且白公②斷橋詩有云：『柳色春藏蘇小家，』斷橋去此不遠，豈不可借作西陵故實邪？」

○蘇小，宋錢塘名妓，葬於西湖。

○白公，卽白居易。

雨後遊六橋記

寒食○後雨。余曰：「此雨爲西湖洗紅，當急與桃花作別，勿滯也。」午霽，偕諸友至第三橋。落花積地寸許。遊人少，翻以爲快。忽騎者白紈而過，光晃衣，鮮麗倍常。諸友白其內者皆去表。少倦，臥地上飲。以面受花，多者浮，少者歌，以爲樂。偶艇子出花間，呼之，乃寺僧載茶來者，各啜一杯，蕩舟浩歌而返。

○清明前一日爲寒食節。

孤山

孤山處士，○妻梅子鶴，是世間第一種便宜人。我輩只爲有了妻子，便惹許多閒事，撇之不得，傍之可厭，如衣敗絮，行荆棘中，步步牽掛。近日雷峯下有虞僧孺，亦無妻室，殆是孤山後身。所著溪上落花詩，雖不知於和靖如何，然一

夜得百五十首，可謂迅捷之極。至於食淡參禪，則又加孤山一等矣。何代無奇人哉？

○宋詩人林逋字和靖，隱於孤山，妻梅子鶴，世稱林處士。

飛來峯

湖上諸峯當以飛來爲第一，高不餘數十丈，而蒼翠玉立。渴虎奔猊，不足爲其怒也；神呼鬼立，不足爲其怪也；秋水暮烟，不足爲其色也；顛書吳畫，不足爲其變幻詰曲也。石上多異木，不假土壤，根生石外。前後大小洞四五，窈窕通明，溜乳作花，若刻若鏤。壁間佛像皆楊禿所爲，如美人面上癢痕，奇醜可厭。

余前後登飛來者五，初次與黃道元方子公同登，單衫短後，直窮蓮花峯頂，每遇一石，無不發狂大叫；次與王聞溪同登，次爲臨石簣周海寧；次爲王靜虛石簣兄弟；次爲魯休寧。每遊一次，輒思作一詩，卒不可得。

龍井

龍井泉既甘澄，石復秀潤，流淙從石澗中出，泠泠可愛。入僧房，爽塏可棲。余嘗與石簣道元子公汲泉烹茶於此。石簣因問龍井茶與天池，孰佳。余謂龍井亦佳，但茶少則水氣不盡，茶多則澀味盡出；天池殊不爾。大約龍井頭茶雖香，尙作草氣；天池作荳氣；虎丘①作花氣，唯芥②非花非木，稍類金石氣，又若無氣，所以可貴。芥茶葉粗大，真者每斤至二千餘錢，余覓之數年，僅得數兩許。近日徽人有送松羅茶者，味在龍井之上，天池之下。

龍井之嶺爲風篁，峯爲獅子，石爲一片雲，神運石皆可觀。秦少游④舊有龍井記，文字亦爽健，未免酸腐。

①天池，廬山名勝。

②虎丘，山名，在江蘇吳縣。

③產於浙江長興縣之茶曰芥茶。芥，兩山之

間也，長興縣多芥。

④宋詞人秦觀，字少游。

烟霞石屋

烟霞洞亦古亦幽，涼沁入骨，乳汁涔涔下。石屋虛朗，如一片雲欹側而立，又如軒榭可布几筵。余凡兩過石屋，爲傭奴所據，嘈雜若市，俱不得意而歸。

蓮花洞

蓮花洞之前，爲居然亭。亭軒豁可望。每一登覽，則湖光獻碧，鬢眉形影，如落鏡中。六橋楊柳一路，牽風引浪，蕭疏可愛。晴雨煙月，風景互異。淨慈之絕勝處也。洞石玲瓏若生，巧踰彫鏤。余嘗謂吳山南屏一派，皆石骨土膚，中空四達，愈搜愈出，近若宗氏園亭，皆搜得者。又紫陽宮石，爲孫內使搜出者甚多。噫！安得五丁神將，①挽錢塘江水，將塵泥洗盡，山骨盡出——其奇奧當如何哉！

①蜀王本紀：「天爲蜀王生五丁力士，能徙山。」

吳山

余最怕入城，吳山在城內，以是不得遍觀，僅匆匆一過紫陽宮耳。紫陽宮石玲瓏窈窕，變態橫出，湖石不足方比，梅花道人○一幅活水墨也。奈何辱郡郭之內，使山林僻懶之人，親近不得，可嘆哉！

○梅花道人，元畫家吳鎮之別號。

雲 棲

雲棲在五雲山下，藍輿行竹樹中，七八里始到，奧僻非常，蓮池和尚○棲止處也。蓮池戒律精嚴，於道雖不大徹，然不爲無所見者。至於單提念佛一門，則尤爲直捷簡要。六箇字中，旋天轉地，何勞捏目更趨狂解。然則雖謂蓮池一無所悟可也。一無所悟，是真阿彌，請急着眼。

○明名僧株宏，法號蓮池大師。

禹 穴

禹穴一頑山耳，禹廟亦荒涼。不知當時有何奇，而龍門生。欲探之。然會稽諸山，遠望實佳，尖秀淡冶，亦自可人。昔王子猷語人，但云山陰道上，道上二字，可謂傳神。

余嘗評西湖如宋人畫，山陰山水如元人畫。花鳥人物，細入毫髮，濃淡遠近，色色臻妙，此西湖之山水也。人或無目，樹或無枝，山或無毛，水或無波，隱隱約約，遠意若生，此山陰之山水也。二者孰爲優劣，具眼者當自辨之。夫山陰顯於六朝，至唐以後漸滅；西湖顯於唐，至近代益盛。然則山水亦有命運耶？

○漢史家司馬遷生於龍門，故世稱之爲龍門生。
○晉代文人王徽之，字子猷。

蘭亭

蘭亭殊寂寞。蓋古蘭亭依山依澗，澗灣環詰曲，流觴之地，莫妙於此。今乃擇平地砌小渠爲之，俗儒之不解事，如此哉！

鑑湖

鑑湖昔聞八百里，今無所謂湖者。土人云：「舊時湖在田上，今作海闌，湖盡爲田矣。」賀監池去陶家堰二三里，闊可百十頃，荒草緜茫如煙，蛙吹如哭，月夜泛舟於此，甚覺淒涼。醉中謂石簣：「爾狂不如季真，○飲酒不如季真，獨兩眼差同耳。」石簣問故。余曰：「季真識謫仙人，爾識袁中郎，眼詎不高歟？」四坐嘿然，心誹其顛。

○唐代文人賀知章，字季真，狂放好酒。

宋六陵記

六陵蕭騷岑寂，春行如秋，晝行如夜，雖聯鞭疊騎，常若有俚啼鬼哭之聲。讀唐義士詩，楚痛入骨，古來亡國敗家雖多，未有若此之慘酷者也。碑碣皆荒斷不可讀。山勢回合，駕數敗宇，其間唯有老松橫道，杜鵑花泣血滿山而已。相

與悲歌感慨，泣數行下。既而又自笑：鬼若無知，則暴骨寒珠，高碑廢壠，等作一丘；鬼若有知，玉魚金盃之恨，今已銷歇。且禹陵之卷石，視六陵之荒址，其榮枯能有幾也。遊者乃樂彼而愴此，噫，亦惑矣！

吼山

吼山石壁，悉由斧鑿成。峭削百餘仞，乍見亦可觀。山下石骨爲匠者搜去。積水爲潭，望之洞黑如墨汁，深不可測。每相去數丈，留石柱一以支之。上宇下淵，門闔洞穴，窈窕紆迴。雨後飛瀑綴簾而下，余等自外望，興不可遏。呼小舟遊其中，潭深無所用篙，每一轉折，則震蕩數四，舟人皆股慄。因停舟石壁下，觀玩良久。陶氏有山房在此，頗稱幽奇，然荒蕪甚，軒前草深丈餘矣。

新安江行記

新安江清澈見底，峯巒翠疊，隱隱見水中，時有突出波面者，嵌空如湖石，

江行之一快也。江爲山所夾，東流千里，石湍迅速。目所注視，輒不能了。而山喜爲回合，數步一轉，前舟莽莽，忽如入壁，折而隨之，乃知其爲竇也。

或云水東而山扃，其地不得不蓄。余謂孫吳_一時，每以置流人，謂其地確荒瘦，彼時山川固已如此。夫今之匝地而商者，誰非徽也。水行舟楫，陸行車輓，捲江海而注之徽。而其俗又皆纖嗇力作，雖山不折江不縈，遽寧不富也？徽人近益斌斌，算緡料籌者競習爲詩歌，不能者亦喜蓄圖書及諸玩好。畫苑書家，多有可觀。獨矜習未除，樂道訟而愧言窮，是爲餘結耳。

官舟脆薄可駭，灘水方發，迅捷之極，凡二日至嚴。其山川道里之詳，不得而志之矣。

①三國吳主姓孫，故稱孫吳。

釣臺

釣臺兩石相對，高百餘丈。不知當時用幾許竿，釣得幾許魚也。嚴公○無用，與此臺何異？然其壁立千仞，傲視人主，不顧俊絕，亦與石頭等矣。

○嚴公，東漢隱士嚴光也，相傳釣臺卽光垂釣處。

滿井遊記

燕地寒，花朝節○後，餘寒猶厲，凍風時作，作則飛沙走礫，局促一室之內，欲出不得，每冒風馳行，未百步輒返。

廿二日天稍和，偕數友出東直，○至滿井，高柳夾堤，土膏微潤，一望空闊，若脫籠之鵠。於時冰皮始解，波色乍明，鱗浪層層，清徹見底，晶晶然如鏡之新開而冷光之乍出於匣也。山巒爲晴雲所洗，娟然如拭，鮮妍明媚，如倩女之顰面，○而鬢鬟之始掠也。柳條將舒未舒，柔梢披風，麥用淺鬣寸許。遊人雖未盛，泉而茗者，壘而歌者，紅裝而蹇者，亦時時有。風力雖尙勁，然徒步則汗出浹背。

凡曝沙之鳥，呷浪之鱗，悠然自得，毛羽鱗鬣之間，皆有喜氣，始知郊田之外，未始無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

夫能不以遊墮事，而瀟然於山石草木之間者，惟此官也，而此地適與余近，余之遊將自此始，惡能無紀，己亥之二月也。

○花朝節，卽俗傳之百花生日。唐以舊歷二月十五日爲花朝，一說二月二日，一說二月十二日。
○東直，北平內城之城門。
○饋，音悔，洗面也。

高粱橋遊記

高粱橋在西直門外，京師最勝地也。兩水夾堤，垂楊十餘里，流急而清，魚之沉水底者，鱗鬣皆見。精藍棋置，丹樓珠塔，窈窕綠樹中。而西山之在几席者，朝夕設色以娛遊人。當春盛時，城中士女雲集，縉紳士大夫非甚不暇，未有一至其地者也。

三月一日，偕王生章甫，僧寂子出遊。時柳梢新翠，山色微嵐，水與堤平，絲管夾岸。跌坐古根上，茗飲以爲酒，浪紋樹影以爲侑。○魚鳥之飛沉，人物之往來以爲戲具。堤上遊人，見三人枯坐樹下，若癡禪者，皆相視以爲笑，而余等亦竊謂彼筵中人，喧囂怒詬，山情水意，了不相屬，於樂何有也。少頃，遇同年黃昭質拜客出，呼而下，與之語，步至極樂寺，觀梅花而返。

○侑，佐酒也。

抱甕亭記

伯修寓近西長安門，有小亭曰抱甕，伯修所自名也。亭外多花木。正西有大柏六株，五六月時，涼蔭滿階，暑氣不得入，每夕陽佳月，透光如水，風枝搖曳，有若浪紋，衣裳牀几之類皆動。梨花兩株甚繁盛，開時香雪滿一庭。隙地皆種蔬，瓜棚藤架，菘路韭畦，宛似村莊。小奴青泉負甕，白石注水，日夜澆灌不休，面

貌若鐵。稍暇，則相與晏息樹下。觀其意，殊樂之，無所苦。凡客之至斯亭者，覩夫枝葉之翳鬱，乳雀之哺子，野蛾之變化，胥蝶之遺粉，未嘗不以爲眞老圃也。

而是時伯修方在講筵，先雞而入，每下直之時，眼中芒生，稍一假寐，而中書催講章者又已在門頭膠枕上，欲起不得。兒童以熱水拭面，乃得醒。看書如在露中，嘗自笑以爲不若青泉白石者之能有此圃也。

宏初入亭甚適，既見兄勞頓，心竊苦。已而愀然曰：「此余師焦先生之舊居也。」當余初第時，攝衣屏息，偃僂門屏下，與諸弟子問業於此者，不知其幾。屐齒之跡，猶在門限，卷硃未燥，而先生已爲遷客，羊腸路險，吾末如何。蓋宏返覆於此，而知伯修之寄意深詞旨遠也。伯修殆將歸矣。

華山記

凡山之名者，必以骨。率不能倍膚，得三之一，奇乃著。表裏純骨者，唯華爲

然。

骨有態有色，黯而濁，病在色也；塊而獮，病在態也。華之骨，如割雲，如堵碎玉，天水烟雪，雜然綴壁矣。

方而削不受級，不得不穴其壁以入。壁有罅，才容人。陰者如井，陽者如雷。如井者曰幢，曰峽，如雷者曰溝，皆斧爲銜以受手足。銜窮代以杖，受手者不沒指，受足者不盡踵。鐵索累千尋，直垂下，引而上，如黏壁之鼯。壁不盡罅，時爲懸道。巨巒折折相逼，若故爲緼以嘗者。橫緼者綴腹倚絕，厓行，足垂磴外，如面壁，如臨淵，如屬垣。撮心於粒，焉知鬼之不及夕也。長緼者擗其脊，匍匐進。危磴削立千餘仞，廣不盈背，左右顧皆絕壑，唯見深黑。吾形疊疊然如負甕，自視甚贅。然微風至，搖搖欲落，第恐身之不爲石矣。夫人所憑仗者手足，而督在目。方其在罅，目着暗壁，升則寄視於指也，降則寄視於踵也，目受成焉耳。罅盡而厓，目

乃爲崇，眩於削爲栗，眩於深爲掉，眩於仄爲喘。患者不然，心不至目故也。今乃知嶮之所以劇矣。余衣不蔽腰，下着窮袴，見影乃笑。登厓下望，攀者如猿，側者如蟹，伏者如蛇，折者如鶴。山之巖嶽，乃至此。自恨無虎頭寫真筆也。

踰仙掌壁，折入石弄，北旋上。石滑而不級，爲東峯。過坪躡厓，道尊持而中斷，爲南峯。度峯足蜿蜒上，石葉上覆而橫裂，爲西峯。南峯踞兩峯之上，如人危坐而雙引其膝，下有土徑，異樹交絡，峽水鳴其間。峯頂各有池，如臼，如盆，如破甕。鮮碧澄澈，古松覆之。西峯石多罍，乍視如未穩。南峯之背，有靜室，垂雙鑠，鑠盡爲鐵杙，以承板道。東峯南下爲衛叔卿。博臺鑠對懸，拓厓自達，皆奇嶮。

○衛叔卿，漢時人，相傳服雲母而成仙云。

華山後記

從玉泉院至青柯坪，東西皆石壁。澗水縈洄出，踰張超谷，壁乃峭，至希夷

峽，石忽具態。摩雲綴日，壓壘而上行。大石纍纍臥澗中，水不得直去，則躍舞飛鳴，與山爭奇於一罅之內。至青柯坪，西峯斗絕。出諸山，忽若屏息。奇者平，高者俯，若童子之見嚴師，不知其氣之微也。西峯之奇，在水簾洞。遠視見竇，下有丹石，瀑布羃之。千尺幢而上，大奇則大嶮，小奇則小嶮，寸焉如弱夫之挽勁弩。至蒼龍嶺，千仞一脊，仄仄如銳龍之骨。四市峯巒映帶，秀不可狀。遊者至此，如以片板浮顛浪中，不復謀目矣。然其奇可直一死也。若日月岩前方石，峭壁直上，止嶮耳，無他奇也。踰嶺路絕，折身反度，其嶮更甚。而不名者，崖不甚修也。過五將軍樹度橋，至通天橋，嶮乃止。

山自仙人拇始爲獄，獄以內若自爲天地者。諸星曜平視得人間之半。其地微膚，長松檜，污處齊雲臺峯頂。雲臺直北，當入幢時，猶干霄。諸峯之在雲臺下者，猶蠹蠹也。南上卽落雁峯，千山環之，如羽林執戟，兒山皆奇峭。鋒鏑林林，

一峯直背如輪，若與峯爭秀。渭水東行，與黃河合，下見樹影。

東峯卽玉女峯也，祠玉女者乃峯之一臂。所謂洗頭盆，亦渴而淺，而東峯有之。圓滑深潔，錫以盤名，亦稱西峯，最幽奧。石態生動，有石葉如蓮瓣，覆崖巔。其下有龜卻立，昂首如欲行，蓋葉上物也，是卽所謂蓮花峯矣。

玉井在峯足，二十八潭圓轉而下，瀑布上流也。恨不於雨後觀之。山壁樹如錯繡，鳥語從隙中來，云無鳥者誤。洞少天成，然整潔可居，廬舍亦有，而黃冠不至。歲一至，以館香客耳。山靈之寂寞無侶可知矣。

○黃冠，田夫野老之服也，故稱田夫野老曰黃冠。又道士亦曰黃冠。

徐文長傳

余一夕坐陶太史樓，隨意抽架上書，得闕編詩一帙，意楮毛書，烟煤敗黑，微有字形，稍就燈間讀之，讀未數首，不覺驚躍。急呼周望，闕編何人作者，今邪

古邪？周望曰：『此余鄉徐文長先生書也。』兩人躍起，燈影下讀復叫，叫復讀，僮僕睡者皆驚起。蓋不佞生三十年，而始知海內有文長先生。噫，是何相識之晚也！因以所聞於越人士者，略爲次第，爲徐文長傳。

徐渭字文長，爲山陰諸生。聲名藉甚。薛公蕙校越時，奇其才，有國士之目。然數奇，屢試輒蹶。中丞胡公宗憲聞之，客諸幕。文長每見，則葛衣烏巾，縱譚天下事，胡公大喜。是時公督數邊，兵威振東南。介胄之士，膝語蛇行，不敢舉頭。而文長以部下一諸生傲之，議者方之劉真長。○杜少陵○云：會得白鹿，屬文長作表。表上，永陵喜。公以是益奇之。一切疏記，皆出其手。文長自負才略，好奇計，談兵多中。視一世事，無可當意者，然竟不偶。文長既已不得志於有司，遂乃放浪麴蘖，○恣情山水，走齊魯燕趙之地，窮覽朔漠。其所見山奔海立，沙起雲行，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於詩。其胸中

又有勃然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託足無門之悲，故其爲詩，如嗔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雖體格時有卑者，然匠心獨出，有王者氣，非彼巾幗而事人者所敢望也。文有卓識，氣沉而法嚴，不以模擬損才，不以議論傷格，韓會④之流亞也。文長既雅不與時調合，當時所謂騷壇主盟者，文長皆叱而怒之，故其名不出於越。悲夫！喜作書，筆意奔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歐陽公⑤所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者也。間以其餘，旁溢爲花鳥，皆超逸有致。卒以疑殺其繼室，下獄論死。張太史元汴力解，乃得出。晚年憤益深，佯狂益甚。顯者至門，或拒不納。時攜錢至酒肆，呼下隸與飲，或自持斧擊破其頭，血流被面，頭骨皆折，揉之有聲。或以利錐錐其兩耳，深入寸餘，竟不得死。周望言：『晚歲詩文益奇，無刻本，集藏於家。』余同年有官越者，託以抄錄，今未至。余所見者，徐文長集闕編二種而已。然文長竟以不得志於時，抱憤而卒。

石公曰：「先生數奇不已，遂爲狂疾。狂疾不已，遂爲囹圄。古今文人牢騷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雖然，胡公間世豪傑，永陵英主，幕中禮數異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人主悅，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獨身未貴耳。先生詩文崛起，一掃近代蕪穢之習，百世而下，自有定論，胡爲不遇哉！梅客生嘗寄余書曰：「文長吾老友，病奇於人，人奇於詩。一余謂文長無之而不奇者也，無之而不奇，斯無之而不奇也。悲夫！」

①劉真長，晉劉惔之字。雅善言理，清遠有標格。

②杜少陵，唐代大詩人杜甫，自稱杜陵布衣。

又稱少陵野老。

③麴蘖，酒母也，故稱酒亦曰麴蘖。

④韓會，即唐之韓愈，宋之曾鞏也，皆古

文大家。

⑤歐陽公，即宋文學家歐陽修。

醉叟傳

醉叟者，不知何地人，亦不言其姓字。以其常醉，呼曰「醉叟」。歲一遊荊

澧間。冠七梁冠，衣繡衣，高權闕輔，修髯便腹，望之如悍將軍。年可五十餘，無伴侶弟子。手提一黃竹籃，盡日酣沉，白晝如寐。百步之外，糟風逆鼻。徧巷陌索酒，頃刻飲十餘家，醉態如初。不穀食，唯啖蜈蚣蜘蛛癩蝦蟆及一切蟲蟻之類。市兒驚駭，爭握諸毒以供。每遊行時，隨而觀者，常百餘人。人有侮之者，漫作數語，多中其陰事，其人駭而反走。籃中嘗畜乾蜈蚣數十條，問之，則曰：『天寒酒可得，此物不可得也。』

伯修告余時，初聞以爲傳言者過，召而飲之。童子覓毒蟲十餘種進，皆生噉之。諸小蟲浸漬杯中，如鷄在醢，與酒俱盡。蜈蚣長五六寸者，夾以柏葉，去其鉗，生置口中，赤爪獠獠，屈伸唇髭間，見者肌栗，叟方得意大嚼，如食熊白豚乳也。問諸味熟佳，叟曰：『蝎味大佳，惜南中不可得；蜈蚣次之；蜘蛛小者勝；獨蟻不可多食，多食則悶。』問食之有何益，曰：『無益，直戲耳。』

後與余往來漸熟，每來，踞坐砌間，呼酒痛飲。或以客禮禮之，卽不樂。信口浪譚，事多怪誕，每數十語必有一二語入微者。語之不答，再詰之，卽佯以他辭對。一日偕諸舅出遊，譚及金焦之勝，道值叟。二舅言某年曾登金山，叟笑曰：『得非某參戎置酒，某幕客相從乎？』二舅驚愕，詰其故，不答。後有人竊窺其籃，見有若告身者。或云曾爲彼中萬戶，理亦有之。

叟踪跡怪異，居止無所。晚宿古廟，或闌闐簷下，口中常提『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凡行住坐眠及對談之時，皆呼此二語。有詢其故者，叟終不對。往余赴部時，猶見之沙市，今不知在何所矣。

石公曰：『余於市肆間，每見異人，恨不得其蹤跡。因歎山林巖壑，異人之所窟宅，見於市肆者，十一耳。至於史冊所記，稗官所書，又不過市肆之十一。其人旣無自見之心，所與遊，又皆屠沽市販遊僧乞食之輩，賢士大夫知而傳之』

者幾何？余往聞澧州有冠仙姑及一瓢道人，近日武漢之間，有數人行事亦怪，有一人類知道者，噫，豈所謂龍德而隱者哉？

拙效傳

石公曰：『天下之狡於趨避者，兔也，而獵者得之；烏賊魚吐墨以自蔽，乃爲殺身之梯。巧何用哉？夫藏身之計，雀不如燕，謀身之術，鸛不如鳩。古記之矣。』
作拙效傳。』

家有四鈍僕：一名冬，一名東，一名戚，一名奎。

冬卽余僕也，掀鼻削面，藍睛虬鬚，色若鏽鐵。嘗從余武昌，偶令過隣生處，歸失道，往返數十迴，見他僕過者，亦不問。時年已四十餘。余偶出，見其淒涼四顧，如欲哭者，呼之大喜過望。性嗜酒，一日家方煮醪，冬乞得一盞，適有他役，卽忘之案上，爲一婢子竊飲盡。煮酒者憐之，與酒如前。冬傴僂突間，爲薪炤所着，

一烘而過，鬚眉幾火，家人大笑。仍與他酒一瓶，冬甚喜，挈瓶沸湯中，俟煖卽飲，偶爲湯所濺，失手墮瓶，竟不得一口，瞠目而出。嘗令開門，門樞稍緊，極力一推，身隨門闢，頭顱觸地，足過頂上，舉家大笑。今年隨至燕邸，與諸隸嬉遊半載，問其姓名，一無所知。

東貌亦古，然稍有詼氣。少役於伯修。伯修聘繼室時，令至城市餅。家去城百里，吉期已迫，約以三日歸。日晡不至，家嚴同伯修門外望，至夕見一荷擔從柳隄來者，東也。家嚴大喜，急引至舍，釋擔視之，僅得蜜一甕。問餅何在，東曰：『昨至城偶見蜜價賤，遂市之，餅價貴未可市也。』時約以明納禮，竟不得行。

戚奎皆三弟僕，戚嘗刈薪，跪而縛之，力過繩斷，拳及其胸，悶絕仆地，半日始甦。奎貌若野獐，年三十，尙未冠，髮後攢作一紐，如大繩狀，弟與錢市帽，奎忘其紐，及歸束髮加帽，眼鼻俱入帽中，駭嘆竟日。一日至比舍，犬逐之，卽張空拳

相角，如與人交藝者，竟嚙其指。其癡絕皆此類。

然余家狡獪之僕，往往得過。獨四拙頗能守法。其狡獪者，相繼逐去，資身無策，各不過一二年，不免凍餒。而四拙以無過，坐而衣食，主者諒其無他計，口而受之粟，唯恐其失所也。噫，亦足以見拙者之效矣。

花雪賦引

天下無百年不變之文章，有作始自有末流，有末流還有作始，其變也皆若有氣行乎其間，創爲變者與受變者皆不及知。是故性情之發，無所不吐，其勢必互異而趨，俚趨于俚，又將變矣；作者始不得不以法律救性情之窮。法律之持，無所不束，其勢必互同而趨，浮趨于浮，又將變矣；作者始不得不以性情救法律之窮。

夫昔之繁蕪，有持法律者救之，今之剽竊，又將有主性情者救之矣，此必

變之勢也。變之必自楚人始。季周^①之詩，變于屈子，^②三唐^③之詩，變于杜陵，^④皆楚人也。夫楚人者，才情未必勝于吳越，而膽勝之。當其變也，相沿已久，而忽自我鼎革，非世間毀譽是非所不能震撼者，烏能勝之。

湖中周伯孔詩文，抒自性靈，清新有致，近以花雪賦示予。予嘆曰：『湘水澄碧，赤岸若霞，石子皆檇蒲，此騷才所從出也。其中孕靈育秀，宜有慧人生焉，其人皆能不守故常而獨出心機者，有首爲變者出，則不憚世之毀譽是非而褻裳從之矣。伯孔其一也。』

伯孔所作賦，秀潤淹雅，多出新意，不同世匠。予少時亦喜作賦，然每成輒慚，慙不敢出，其不如伯孔遠甚。中年欲作兩京賦，以揚厲本朝之盛，竟爲舉子業奪去。今漸老矣，此願終歸荒廢，謹以本朝第一闕典付之伯孔。伯孔其努力成之。守其必不可變者，而變其可變者，毋捨法，毋役法爲奇，無徒嘲咏花雪，作

不磊落事可也。

①季周周末也。

②屈子，名平，字原，戰國楚人，作離騷九章天問等篇，卽後世所謂楚辭也。

③三唐，謂初唐盛唐晚唐也。後世論唐人詩格，多分初中盛晚四期，或以中唐分屬於盛唐晚唐，則謂之三唐。

④杜甫自稱曰杜陵布衣。

淡成集序

天下之文，莫妙于言有盡而意無窮，其次則能言其意之所欲言。左傳檀弓史記之文，一唱三歎，言外之旨藹如也。班孟堅輩其披露亦漸甚矣。蘇長公之才實勝韓柳，而不及韓柳者，發洩太盡故也。

詩亦然。三百篇及蘇李河梁古詩十九首，何其沉鬱也。陳思王謝康樂輩出而英華始見洩矣。杜工部李青蓮之才實勝王維李頎，而不及王維李頎者，亦以發洩太盡故也。

舉業文字，在成弘^①間猶有含蓄有蘊藉，至于今而才子慧人，蜚英吐華，窮其變化，其去言有餘而意不盡者遠矣。雖然，由含裹而披敷，時也勢也，惟能言其意之所欲言，斯亦足貴已。

楚人之文，發揮有餘。蘊藉不足，然直據胸臆處，奇奇怪怪，幾與瀟湘九派^②同其吞吐。大丈夫意所欲言，尙患口門狹，手腕遲，而不能盡抒其胸中之奇。安月嘖嘖嚅嚅如三日新婦爲也。不爲中行，則爲狂狷，效顰學步，是爲鄉愿耳。

李宗文氏楚之名士也，採楚名士之文，裒爲一集，予得而閱之，大都能言其意之所欲言，皆楚人本色也。近日楚人之詩，不字字效盛唐，楚人之文，不言法秦漢，而頗能言其意之所欲言，以爲揀擇太過，迫脅情景，而使之不得舒，真不如倒困傾囊之爲快也。本無言外之意，而又不能達意中之言，又何貴于言。楚人之文，不能爲文中之中行，而亦必不爲文中之鄉愿，以真人而爲真文，

觀于宗文氏之所集，可以知楚風矣。

①班固，字孟堅，後漢史家，著有漢書。

②蘇長公，卽蘇軾。

③韓柳，卽韓愈、柳宗元。

④詩經

共三百零五篇，故稱詩經曰三百篇，略其尾數也。

⑤三國魏詩人曹植，嘗受封爲陳思王。

⑥南朝宋詩人謝靈運，嘗襲封康樂公，故世稱之爲謝康樂。

⑦唐詩人杜甫，嘗官工部員外

郎，故有杜工部之稱。

⑧唐詩人李白，自號清蓮居士。

⑨王維、李頎，皆唐代詩人。

⑩成弘

成化弘治也，爲明憲宗孝宗之年號。

⑪瀟水、湘水，水流成九派。

阮集之詩序

國朝有功于風雅者，莫如歷下。①其意以氣格高華爲主，力塞大歷。②後之竇，於時宋元近代之習，爲之一洗。及其後也，學之者浸成格套，以浮響虛聲相高，凡胸中所欲言者，皆鬱而不能言，而詩道病矣。

先兄中郎矯之，其意以發抒性靈爲主，始大暢其意所欲言，極其韻致，窮

其變化，謝華啓秀，耳目爲之一新。及其後也，學之者稍入俚易，境無不收，情無不寫，未免衝口而發，不復檢括，而詩道又將病矣。

由此觀之，凡學之者害之者也，變之者功之者也。中郎已不忍世之害歷下也，而力變之，爲歷下功臣；後之君子其可不以中郎之功歷下者功中郎也哉？

每以此語示人，輒至河漢，⊙惟吾友阮集之深相契合。集之才甚高，學甚博，下筆爲詩，本之以慧心，出之以深心，而尤不肯以輕心慢心掉之，予甚心折焉。大端慧人才子，其始也惟恐其出之不盡也，其後也惟恐其出之盡也。集之束髮爲詩，亦屢變矣，至是雖不爲法縛，而亦不爲才使，奇而不囂，新而不纖，是力變近日濫觴之波，而大有功于學中郎之詩爲也。

夫昔之功歷下者，學其氣格高華，而力塞後來浮泛之病；今之功中郎者，

學其發抒性靈，而力塞後來俚易之習。有作始自宜有末流，有末流自宜有鼎革，此千古詩人之脈，所以相禪于無窮者也。予自度不能竟此道也，微集之，其誰與歸。

○明代詩人李攀龍，山東歷城縣人，歷城舊名歷下，故稱李攀龍爲歷下。○大歷，唐代宗年號。就詩格而論，大歷以後，卽入中唐矣。○空言無實而不被人重視，其言曰河漢。

宋元詩序

詩莫盛于唐。一出唐人之手，則覽之有色，扣之有聲，而嗅之若有香。相去千餘年之久，常如發硎之刃，新披之萼。後來宋元諸君子，其才情之所獨至，爲詞爲曲，使唐人降格爲之，未必能過，而至于詩則不能無讓。如常建○破山寺一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一之句，歐公○自謂終身擬之不能肖，子瞻○乃謂公厭梁肉而嗜螺蛤，非也。文章關乎氣運，如此等語，非謂才不如學，不如直

爲氣運所限，不能強同。故夫漢魏之不三百篇也，唐之不漢魏也，與宋元之不唐也，豈人力也哉？

然執此遂謂宋元無詩焉，則過矣。古人論詩之妙，如水中鹽味，色裏膠青，言有盡而意無窮者，卽唐代已不數人，人不數首，彼其抒情繪景，以遠爲近，以離爲合，妙在含裏，不在披露，其格高，其氣渾，其法嚴，其取材甚儉，其爲途甚狹，無論其勢不容不變爲中爲晚，卽李杜諸公已不能不旁暢以極其意之所欲言矣，而又何怪乎宋元諸君子歟？宋元承三唐之後，殫工極巧，天地之英華，幾洩盡無餘，爲詩者處窮而必變之地，甯各出手眼，各爲機局，以達其意所欲言，終不肯雷同剿襲，拾他人殘唾，死前人語下，于是乎情窮而遂無所不寫，景窮而遂無所不收，無所不寫而至寫不必寫之情，無所不收而至收不必收之景，甚且爲迂爲拙，爲俚爲獯，若倒困傾囊而出之，無暇揀擇焉者。總之，取裁矜

臆，受法性靈，意動而鳴，意止而寂，卽不得與唐爭盛；而其精采不可磨滅之處，自當與唐并存於天地之間，此宋元詩所以刻也。

吾觀宋元諸君子，其卓然者，才旣高，趣又深，于書無所不讀，故命意鑄詞，其發脈也甚遠，卽古今異調而不失爲可傳。後來學者，才短腸俗，束書不觀，拾取唐人風雲月露皮膚之語，卽目無宋元諸人，是可笑也。蓋近代修詞之家，有創謂宜不讀宋元人書者，夫讀書者，博采之而精收之，五六百年間，才人慧士，各有獨至，取其精華，皆可發人神智，而槩從一筆抹殺，不亦冤甚矣哉？自有此說，遂爲固陋慵懶者託逃之藪，書旣不必讀，斯亦不必存，然則宋元諸集，可遂聽其散佚漸滅而不復問也耶？當宋初有九僧^④之詩，其佳語實之唐集中，不可辨，自中宋時已不復存。陸放翁^⑤稱潘邠老之詩，以爲妙不可及，而潘集今亦無從得觀。黃山谷^⑥集極口江陵高荷工于學杜，而志已逸其名。予往往見

宋元書畫題咏之語，極有佳詩，而或有人無集，或有集無其詩，以此知宋元之詩，其不存者極多，今尋什一于千百之中，自當共寶之，密購之，明揭之，使斯文不終淪喪，而乃作不必讀不必存之語何哉？宋元書畫猶有博古好事之家存之，于今不朽，而詩獨少表章之者，真成闕典。

新安潘氏，苦心購求宋元諸集梓之，欲使兩朝文字與三唐共垂不朽，是數百年來一大快事也。于予心極有合焉，故不辭而僭爲之引。

①常建，唐代詩人。

②歐公，卽歐陽修。

③子瞻，蘇軾之字。

④全唐最大詩人，首推李白杜

甫，世稱李杜。

⑤九僧，希畫、保暹、文兆、行肇、簡長、惟鳳、宇昭、懷古、惠崇是也。

⑥宋代詩人陸

游，狂放不羈，自號放翁。

⑦宋代詩人黃庭堅，別號山谷道人。

中郎先生全集序

中郎先生，少具慧業，弱冠成進士，卽有集行世。其敝篋集爲諸生孝廉及

初登第時作也，錦帆集令吳門時作也，解脫集以病改吳令遊吳越諸山水時作也，廣陵集去吳客真州時作也，瓶花集爲京兆授爲太學博士補儀曹時作也，瀟碧堂集請告歸臥柳浪湖上六年作也，破硯集再補儀曹出使時作也，華嵩遊集官銓部典試秦中往返作也。蓋自秦中歸，移病還山，不數月而先生逝矣，其存者仍爲續集二卷。

先生詩文如錦帆解脫，意在破人之執縛，故時有遊戲語，亦其才高膽大，無心於世之毀譽，聊以抒其意所欲言耳。黃魯直曰：『老夫之書本無法也，但觀世間萬緣如蚊蚋聚散，未嘗有一事橫于胸中，故不擇筆墨，遇紙則書，紙盡則已，亦不暇計人之品藻譏彈，譬如木人舞中節拍，人稱其工，舞罷又蕭然矣。』此真先生言前意也。然先生立言雖不逐世之顰笑，而逸趣仙才，自非世匠所及。卽少年所作，或快爽之極，浮而不沈，情景大真，近而不遠，而出自靈竅，

吐于慧舌，寫于鈿穎，蕭蕭泠泠，皆足以蕩滌塵情，消除熱惱。况學以年變，筆隨歲老，故自破硯以後，無一字無來歷，無一語不生動，無一篇不警策，健若沒石之羽，秀若出水之花，其中有摩詰，①有杜陵，②有昌黎，③有長吉，④有元白，⑤而又自有中郎。意有所喜，筆與之會，合衆樂以成元音，控八河而無異味，眞天授，非人力也。天假以年，不知爲後人拓多少心胸，豁多少眼目，恐亦造化妬人，不肯發洩太盡耳，甫四十餘而卽化去，傷哉！

先是家有刻不精，吳刻精而不備，近時刻者愈多，雜以狂言等質書，唐突可恨。予校新安，始取家集字櫛句比，稍去其少年未定之語，按年分體，都爲一集。

嗟乎，自宋元以來，詩文蕪爛，鄙俚雜沓，本朝諸君子出而矯之，文準秦漢，詩則盛唐，人始知有古法。及其後也，剽竊雷同，如贗鼎僞觚，徒取形似，何關神

骨，先生出而振之，甫乃以意役法，不以法役意，一洗應酬格套之習，而詩文之精光始出。如名卉爲寒氣所勒，索然枯槁，而杲日一照，競皆鮮敷；如流泉壅閉，日歸腐敗，而一旦疏濬，波瀾掀舞，淋漓秀潤。至于今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靈無涯，搜之愈出，相與各呈其奇，而互窮其變，然後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間，卽方圓黑白相反，純疵錯出，而皆各有所長，以垂之不朽，則先生之功，于斯爲大矣。

諸文人學子泥舊習者，或毛舉先生少年時二三遊戲之語，執爲定案，遂謂蔑法自先生始，彼未全讀其書，又爲贗書所熒，無足怪耳。今全集具在，請胸中先拈却袁中郎三字，止作前人未出詩文偶見于世，從首至尾，晝日力而諦觀之，卽未深入，亦可淺嘗，有法無法，歷然自辨，何乃成心不化，甫見標題，卽搖頭閉目不觀，而妄肆譏彈爲也。至于一二學語者流，粗知趨向，又取先生少時

偶爾率易之語，效顰學步，其究爲俚俗，爲纖巧，爲莽蕩，譬之百花开而棘刺之花亦開，泉水流而糞壤之水亦流，烏焉三寫，必至之弊耳，豈先生之本旨哉？

總之，先生天縱異才，與世人有仙凡之隔，而學問自參悟中來，出其緒餘爲文字，實眞龍一滴之雨，不得其源而強學之，宜其不似也。要以衆目自虛，衆心自靈，不美不能強之愛，不愛不能強之傳，今美而愛愛而傳者，已大可見矣，亦無俟後來之子雲^⑤也。先生之學，以闇然退藏爲主，其所造莫可涯涘。生平作人，冲粹夷雅，同于元氣，若得志可使萬物各得其所，其作用于作令佐銓時，微露其一班，惜未竟其施，別有紀載，茲不復贅云。

①黃魯直，卽黃庭堅，魯直其字也。

②摩詰，唐詩人王維之字。

③杜甫自號杜陵布衣。

④

韓愈先世居昌黎，世稱韓昌黎。

⑤長吉，唐詩人李賀之字。

⑥元白，唐詩人元稹、白居易是

也。

西山十記

出西直門，過高梁橋。楊柳夾道，帶以清溪，流水澄澈，洞見沙石，蘊藻繁蔓，蠶走帶牽，小魚尾游，翕忽跳達，亘流背林，禪刹相接，綠葉穠鬱，下覆朱戶，寂靜無人，鳥鳴花落。過響水閘，聽水聲汨汨。至龍潭堤，樹益茂，水益闊，是爲西湖也。每至盛夏之月，芙蓉千里如錦，香風芬馥，士女駢闐，臨流泛觴，最爲勝處矣。

憩青龍橋，橋側數武，有寺依山傍巖，古柏陰森，石路千級，山腰有閣，冀以千峯，縈抱屏立，積嵐沉霧。前開一鏡，堤柳溪流，雜以畦田，叢翠之中，隱見村落。降臨水行，至功德寺，寬博有野致。前繞清流，有危橋可坐。寺僧多業農事，日已西，見道人執畚者插者帶笠者野歌而歸。有老僧持杖散步塍間，水田浩白，羣蛙偕鳴。噫，此田家之樂也，予不見此者三年矣。

記二

功德寺循河而行，至玉泉山麓，臨水有亭。山根中時出清泉，激噴巉石中，悄然如語。至裂帛泉，水仰射，沸冰結雪，匯於池中，見石子鱗鱗，朱碧磊珂，如金沙布地，七寶粧施，蕩漾不停，閃爍晃耀，注于河，河水深碧泓渟，澄澈迅疾，潛鱗了然，荇髮可數。兩岸垂柳，帶拂清波，石梁如雪，雁齒相次，間以獨木爲橋，跨之濯足，沁涼入骨。

折而南，爲華嚴寺，有洞可容千人，有石床可坐。又有大士洞，石理詰曲，突兀奮怒，較華嚴洞更覺華嚴險怪。後有竇，深不可測。其上爲望湖亭，見西湖明如半月，又如積雪未消，柳堤一帶，不知里數，嫋嫋濯濯，封天蔽日。而溪壑間民方田作，大田浩浩，小田晶晶，鳥聲百轉，雜華在樹，宛若江南三月時矣。

循溪行，至山將窮處，有菴，高柳覈門，流水清激，跨水有亭，修飭而無俗氣。山餘出巉石，肌理流碧，不數步見水源，卽御河發源處也，水從此隱矣。

記三

自玉泉山初日霧露之餘，穿柳市花弄田疇畦間，見蜂巒迥曲縈抱，萬樹濃黛，點綴山腰，飛閣危樓，騰紅酣綠者，香山也。此山門徑幽遐，青松夾道里許，流泉淙淙下注，朱瀾千級，依巖爲刹，高傑整麗。

憩左側來青軒，盡得蜂勢。右如舒臂，左乃曲抱，林木繡錯，伽藍棋布。下見麥疇稻畦潦壑，柳路村莊，疏數點黛設色。

夫雄踞上勢，撮其勝會，華懷金鋪，切雲耀日，肖竹林於王居，失穢都之瓦礫，茲剝庶幾有博大恢弘之風。至於良辰佳節，都人士女，連珮接軫，綺羅從風，香汗飄雨，繁華鉅麗，亦一名勝。獨作者騁象馬之雄圖，無丘壑之妙思，角其人工，不合自然，未免令山澤之癯，息心望岫。然要以數十年後，金碧蝕於蛛絲，堦砌隱於苔蘚，游人漸少，樹木漸老，則恐茲山之勝，倍當刮目於今日也。

記四

從香山俯石磴行柳路不里許，碧雲[○]在焉。刹後有泉，從山根石罅中山，噴吐冰雪，幽韻涵澹。有老樹中空，火出，導泉于寺，周于廊下，激聒石渠，下見文礫金沙，引入殿前爲池，界以石梁，下深丈許，了若徑寸。朱魚萬尾，匝池紅酣，爍人目睛，日射清流，寫影潭底，清慧可憐。或投餅于左，羣赴于左，右亦如之。咀呷有聲。然其跳達刺潑遊戲水上者，皆數寸魚，其長尺許者，潛泳潭下，見食不赴，安閒甯寂，毋乃靜躁關其老少耶？水脈隱見，至門左，奮然作鋏馬水車之聲，迸入于溪。

其刹宇宏麗不書，書泉志勝也。或曰：「此泉若聽其噴溢石根中，不從龍口出，其巖際砌石，不令光滑，令披露，山骨石渠，不令若槽白，則刹之勝，恐東南未必過焉。」然哉。

記五

香山①跨山踞巖，以山勝者也。碧雲②以泉勝者也。折而北，爲臥佛。③峯轉凹，不聞泉聲。然門有老柏百許，森立，寒威逼人。至殿前，有老樹二株，大可百圍，鐵幹鏐枝，碧葉虬結，紆義迴月，屯風宿霧，霜皮突兀，千瘻萬螺，怒根出土，磊塊詰曲，叩之丁丁作石聲。殿墀周遭數百丈，數百年以來，不見日月。石墀整潔，不容唾。寺較古，游者不至，長日靜寂，若盛夏晏坐其下，凜然想衣裘矣。詢樹名，或云娑羅樹，其葉若菽，予乃折一枝袖之，俟入城以問黃平倩，必可識也。臥佛蓋以樹勝者也。

夫山刹當以老樹怪石爲勝，得其一者皆可居，不在整麗。三刹之中，野人甯居臥佛焉。

記六

背香山之額，是謂萬安山。刹菴綺錯之中，有寺不甚弘敞，而具山林之致者，翠巖也。門有渠，天雨則飛流自山顛來，巖吼石擊，濤奔雷震，直走原麓，洞駭心目。刹後石路百級，有禪院，四周皆茂樹，左右松柏千株，虬曲幽鬱，無風而濤，好鳥和鳴。於疎林中隱隱見都城九衢，宮觀櫛比，萬歲山及白塔寺，③了了可指。其郊坰之林烟水色，山徑柳堤，及近之峯巒疊秀，樓閣流丹，則固皆几席間物。出門卽爲登眺，入門卽就枕簟，雖夜色遠來，猶可不廢覽矚。

有泉甚清，可煮茗，遂宿焉。風起，松柏怒號，震撼衝擊，枕上聞其聲，如在揚子舟。易駕風帆，破白頭浪也。予遂定計，九夏④居此，以避長安⑤塵矣。

記七

旣棲止翠巖，晏坐之餘，時復散步，循澗西行，攀磴教百武，得菴曰中峯。門有石樓可眺，有亭高出半山，可窮原隰。牆圍可十里，悉以白石壘砌，高薄雲漢，

修整中雜之紆曲。堦磴墀徑，石光可鑑，不受一塵，處處可不施簟席而臥，于諸山中鮮潔第一。

剎中僅見一僧，甚靜寂。予少憩石樓下，清風入戶，不覺成寐。既寤，復循故澗，澗澗而怪石經于疾流衝擊之後，墮者，偃者，橫直臥者，泐者，背相負者，欲止未止，欲轉不獲轉者，猶有餘怒。其岸根水洗石出，亦復皺瘦，峻嶒崎嶇，陷坎罅中。松鼠出沒，淨滑可人。

舍澗而上碧峯，得寺曰弘教，亦有亭可眺也。有松盤曲夭喬，膚皺枝拗，有遠韻。間有怪石，佛像清古，亦爲山中第一。

降復過翠巖，循澗左行，山口中爲曹家樓，有橋可憩。竹柏駢羅，石路宛轉，可三里許。青苔紫駁，綴亂石中，牆畔亦多斧劈，石骨理甚勁。意山中槩多怪石，去其土膚，石當自出，無奈修者意在整齊，卽有奇石，且將去天朽以就人工，况

肯爲疏通，顯其突兀奮迅之勢者乎？

絕頂有亭，眺較遠，以在山口也。此處門徑弘博，不如香山，而有山家清奧之趣，亦當爲山中第一也。

記八

予欲窮萬安絕頂之勝，而僧云徐之，俟微雨灑塵，乘其爽氣可以登涉，且宜眺矚也。

一宿而微雨至，予大喜曰：『是可遊矣。』遂遡澗而上，徘徊怪石之間，數步一息。于時宿霧旣收，初日照林，松柏膏沐之餘，楊柳浣澣之後，深翠殷綠，媚紅娟美，至于原隰隱眇，草色麥秀，莫不淹潤柔滑，細膩瑩潔，似薤簾初展，文錦乍鋪矣。

旣至層巔，意爲可望雲中上谷間，而香山金山諸峯遮樾雲漢，惟東南一

鑑，了了可數。平疇盡處，見南天大道一縷，捲霧噴沙，浩白無涯。或曰：『此走邯鄲道也。』

捫蘿分棘，道過山陰，憩于香山松棚庵中。松身僅五尺許，而枝幹虬結，蔽于垣內。下有流泉清澈，聲與松風相和。松花墮地，飄粉流香，晚煙夕霧，縈簿湖山，急尋舊路以歸。

依西山之麓而刹者林相接也，而最壯麗者爲鮑家寺。寺兩掖，石樓屹立，青槐百株，交蔽修衢，微類村莊。殿樨果松僅四株，而枝葉婆婆，覆陰無隙地，飄粉吹香，寫影石路，堂宇整潔，與碧雲等。

于弘教寺之下，又得滕公寺。石垣周遭，若一大縣。其中飛樓相望，五十餘所，清渠激于戶下。雜花靈草，芬馥簷楹，別院宛轉，目眩心迷，幽邃清肅，規馭姿而摹未央。

噫，銜之之紀伽藍盛矣，中州固應爾。燕冀號爲沙磧，數百年間，天都物力日盛，王侯貂貴，不惜象馬七珍，遂使神工鬼斧，隱軫山谷。

予游天下，若金陵之攝山，牛首、錢塘之天竺，淨慈、城爲穢土清泰；至于瑰奇修整，無纖毫酸寒之氣，西山諸刹亦爲獨步。玉環飛燕，各不可輕。雖都人有担金填壑之譏，然赫赫皇居，令郊垆間皆爲黃沙茂草，不亦蕭條甚歟？王丞相所謂，不爾何以爲京師者也。

記十

居士曰：『予遊山自西山始也。』或曰：『居士年二十時，卽從長江歷吳會，窮覽越嶠之勝，北走塞上，登恆山、石脂峯，望單于而還，而乃云遊山自西山始何也？』居士曰：『予向者雅好山澤遊矣，而性愛豪奢，世機未息，冶習未除，是故目解玩山色，然又未能妄粉黛也，耳解聽碧流，然未能妄絲竹也，必如安

石⑦之載携聲妓，盤餐百金，康樂⑧之伐木開山，子瞻⑨之鳴金會食，乃慊於心而勢復不能，則雖有山石洞壑之奇，往往以寂寞難堪委之去矣。此與不遊正等。今予幸而厭棄世羶，少年豪習，掃除將盡矣。伊蒲可以送日，晏坐可以忘年，以法喜爲資糧，以禪悅爲妓侍，然後澹然自適之趣，與無情有致之山水，兩相得而不厭，故望煙巒之窈窕，聽水聲之幽閑，涵澹欣欣然沁心入脾，覺世間無物可以勝之。舉都人士所爲聞而不及遊，遊而不及享者，皆漸得于吾杖屐之下，于于焉徐徐焉，朝探暮歸，若將終身焉，然後乃知予向者果未嘗遊山，遊山自西山始矣。」

①碧雲，寺名。

②香山臥佛，亦皆爲寺名。

③萬歲山卽景山，亦名煤山，與白塔寺皆在北平

城內。

④九夏，夏季九旬也。

⑤長安，京師也，卽指北平而言，非陝西之長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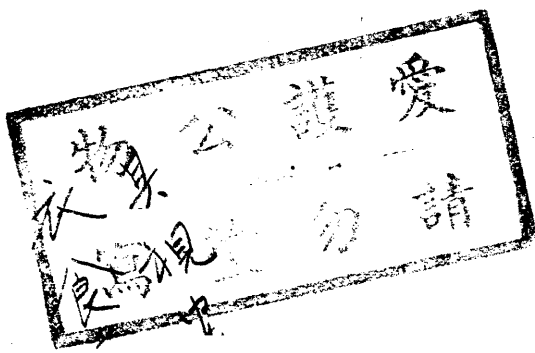
⑥玉環，唐玄

宗妃楊太真之小字。飛燕姓趙，漢成帝宮人。二人皆絕世麗人，而燕瘦珠肥，各有其美。⑦安

石晉謝安之字。本文所言，非宋之王安石也。

⑧南朝宋謝靈運嘗襲封康樂公。

⑨子瞻，蘇軾之字。



分類	卷	日期	重量
060	443		
登記	6977		

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十日出版

年青國一二袁文精選

精裝 一册

定價大洋二元

本權書翻
有印
著必
究

選註者 薛時進

發行者 中國文化服務社

上海河南路交通路十一號
代表人 唐堅吾

印刷者 國光印書局

上海南成都路新大沽路口
電話三三七四三

各省各大書局均有經售

“請愛惜公物勿再塗寫!”
中國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5 8408B

Handwritten text at the top of the page, possibly a signature or title, including the words "Mother" and "Shirley".

